

金宇澄散文的艺术特色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N  
YUCHENG'S PROSE**

石超

**SHI CHAO**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5**

金宇澄散文的艺术特色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N  
YUCHENG'S PROSE**

石超

**SHI CHAO**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本论文乃获取中文系硕士学位（中华研究院）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APRIL 2025**

## 摘要

### 金宇澄散文的艺术特色

#### 石超

金宇澄凭借小说《繁花》一举成名，随后以《洗牌年代》、《回望》以及《碗》三部散文作品，展现其独特的文学魅力，为文坛注入新的活力。散文虽然被视为其小说创作之余的探索，却同样彰显了深厚的文学造诣与创新追求，金宇澄的散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视角独到，深受其丰富人生经历的滋养。自 1977 年知青返沪后，他的文学创作之旅启程，虽作品不多，但每部都皆为精品，广受好评。

金宇澄的散文之所以值得研究，原因在于其创作背景的深厚与写作手法的独特性，在其担任《上海文学》编辑身份的这段时间里，让他更加清晰地把握当下写作的动态与趋势。因此，他的散文都是积极的入世之作，这其中不仅是对个人情感世界的抒发，更是对时代变迁的深刻反思。1977 年金宇澄以知青的身份从黑龙江返回上海，自 80 年代开始从事写作，他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其作业屈指可数，然而每部作品都在文坛上获得许多的好评。这些散文，如同小说创作的素材库，对其散文的研究无疑将成为理解其小说世界的一把钥匙。

然而，当前学术界对金宇澄散文的研究尚显不足，多聚焦于单一作品，如《回望》与其散文成就存在显著不匹配，为了能够全面深入探究金宇澄散文的艺术特色，本研究将跳出对其单一作品的局限，对另外两部散文《洗牌年代》、《碗》给予更

多的关注。通过深度剖析探讨其创作分期、选材特色、隐喻手法、叙事方式与城市文学创新等，旨在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为散文的艺术特色提供新的思路。

全文分为六章展开。第一章绪论阐述研究背景、意义、方法以及现有的研究成果，明确研究框架与价值。第二章将金宇澄散文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细腻描绘社会风貌，后期融入历史人性思考，展现深度与广度。第三章为金宇澄散文的选材特色，通过探讨其散文的双重主题，生活细节的关注与城市历史的沉思，揭示上海城市的独特韵味与历史变迁。第四章以三部代表作为例，分析金宇澄的隐喻手法，如何通过视角转换、场景象征等技巧，丰富作品意蕴，激发人们深思。第五章则从叙事方式、句式创新及在城市中寻根出发，探讨其散文的艺术创新与城市文化的深刻反思。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强调金宇澄散文的艺术贡献，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比较研究、跨文化传播等，为后续研究提供指引。

关键词：金宇澄；特色分析；选材特色；隐喻手法；创新价值

# **Abstract**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n Yucheng's Prose**

**SHI CHAO**

Jin Yucheng became famous with his novel "Flowers". Later, he showed his unique literary charm with his prose works "Shuffling Age", "Looking Back" and "Bowl",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the literary world. Although prose is regarded as an exploration of his novel creation, it also demonstrates his profound literary attainments and innovative pursuit. Jin Yucheng's prose is diversified in form, rich in content and unique in perspective, which is deeply nourished by his rich life experience. Since 1977, Zhiqing returned to Lu, his literary journey began, although not many works, but each of them are fine, widely praised.

The reason why Jin Yucheng's prose is worth studying lies in the profound background of his creation and the uniqueness of his writing technique. During his time as the editor of Shanghai Literature, he can grasp the current writing dynamics and trends more clearly. Therefore, his essays are active works of entering the world, which is not only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 emotional world, but also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Jin returned to Shanghai as an educated youth from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1977, and began to write in the 1980s. He is not a prolific writer, and his assignmen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However, each of his works has won a lot of praise in the literary world. These prose, like the material library of novel creation, the study of their prose will undoubtedly become a key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of their novels.

However,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Jin Yucheng's prose is insufficient, and most of them focus on a single work. For exampl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mismatch between

Looking Back and its prose achievement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explore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Jin Yucheng's prose, this study will break out of the limitation of a single work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other two essays, *Shuffling Age* and *Bowl*.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creation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material selection characteristics, metaphorical methods and innovative value, the purpose is to enrich the research vis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prose.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Firstly, the introduction expound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significance, methods and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clarifie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value. In the second chapter, Jin Yucheng's prose cre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early stage describes the social style in detail, and the late stage integrates the historical human nature thinking to show the depth and breadth. The third chapter i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n Yucheng's prose, through exploring the dual themes of his prose, the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of life and the contemplation of urban history, to reveal the unique charm and historical changes of Shanghai. The fourth chapter take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hree works as examples to analyze Jin Yucheng's metaphorical techniques, how to enrich the meaning of his works and stimulate people's reflection through the skills of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and scene symbol. The fif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artistic innovation of his prose and the deep reflection of urb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rrative mode, sentence pattern innovation and city root finding. The conclusion summarizes the whole paper, emphasizes the artistic contribution of Jin Yucheng's prose,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including comparative stud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tc.,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Key words: Jin Yuche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Metaphorical device; Innovation value

## 致谢

行文至此，我的硕士生涯即将落下帷幕，2017年10月初到拉曼大学就读本科，2024年7月在拉曼大学完成硕士课程，7年的留学经历也圆满结束。如果说两年前的2022年5月踏进校园的那一时刻意味着我硕士生涯的开始，那么撰写论文就意味着这段特别的留学经历即将画上句号。在这段珍贵的学习经历里我收获很多，成长很多，在拉曼大学遇见了十分优秀的老师以及来自各地的同学，与你们相识是我一生的荣幸。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廖老师，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老师严谨治学的态度、深厚的专业素养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最初的选题一直到提交终稿，每一步都离不开老师的帮助，不厌其烦的对我论文中的不足进行指导和提出宝贵意见，每一次的谈话，都让我受益匪浅，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反思，让自己能够逐渐进步。还要感谢各位授课老师的帮助，使得我在拉曼大学的两年时间里，有所成长，学生深知遇良师不易，再次感谢廖老师和所有老师对学生的教诲，学生铭记于心。

其次，感谢我的女朋友这一路以来的陪伴和包容，虽然我们异国已有五年，是你的鼓励让我走过了最迷茫、最消沉的时期，感谢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刻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陪伴我度过每一天。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留学生涯的支持，正是你们的辛勤付出以及无条件的支持，我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并且能够顺利毕业。

最后，感谢在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遇见的每一位同学、朋友，两年的硕士学习经历，让我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虽然我们最终都会天各一方，但希望未来的我们都能够前程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金字澄散文的艺术特色为石超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LiauPL*

---

日期： 11 April 2025

（廖冰凌）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日期：2025 年 4 月 1 日

## 硕士学位论文提交书

此证石超（学号：22ULM01572）在中华研究院廖冰凌副教授指导下，经已完成此一题为**金字澄散文的艺术特色**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签名



---

（石超）

## 论文声明

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签名



---

姓名：石超

学号：22ULM01572

日期：11/04/2025

# 目录

摘要 .....	I
<b>Abstract .....</b>	<b>III</b>
致谢 .....	V
论文核实书 .....	VI
硕士学位论文提交书 .....	VII
论文声明 .....	VIII
<b>第一章 绪论 .....</b>	<b>1</b>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1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5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范围 .....	14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18
第五节 研究价值与意义 .....	20
<b>第二章 金宇澄散文作品创作分期特色的探讨 .....</b>	<b>21</b>
第一节 创作前期：细腻描绘社会风貌 .....	23
第二节 创作后期：融入历史的人性思考 .....	28
<b>第三章 金宇澄散文选材特色 .....</b>	<b>33</b>
第一节 金宇澄散文历史记忆与个人生命的交互 .....	34
一、 述说历史的个人记忆 .....	35
二、 时代下个人的生命书写 .....	40

第二节 金宇澄散文的上海画卷 .....	44
一、 上海的记忆展现 .....	46
二、 上海的生活追忆 .....	49
第四章 金宇澄《洗牌年代》、《回望》、《碗》散文的隐喻手法 .....	52
第一节 视角转换的隐喻 .....	53
第二节 场景象征的隐喻 .....	59
第三节 意象符号的隐喻 .....	63
第五章 金宇澄散文的创新价值 .....	76
第一节 叙事方式与句式的突破 .....	77
第二节 金宇澄对寻根城市文学的探索 .....	85
第六章 结语 .....	92
参考文献 .....	94
附录 1 .....	100
附录 2: .....	103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从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来看，可以发现作家们热衷于将视线回归于当下社会所浮现出的各种现实问题。“从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著述中可以发现它在研究理念、思维方式、研究风格等方面的现代性衍变，呈现出散文研究的历史新趋向。”<sup>1</sup>可以看出，这种转变使得散文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更具有时代感。同时，在关注现实问题上还应关注人们更多的日常生活以及情感世界。

金字澄（1952 年 12 月 18 日-），本名金舒舒，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黎里。“在 1985 年的时候发表了自己首部作品《失去的河流》，1988 年进入《上海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sup>2</sup>在 2006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繁花》，中短篇小说集《迷夜》，同时也是在 2006 年通过文汇出版社出版《洗牌年代》、2017 年出版《碗》、2018 年出版《回望》。

值得注意的是《碗》与《回望》虽然在版权页上分别被归类为传记文学和长篇小说，但在实际阅读与学术探讨中，它们却常被视为散文的典范。

从散文的定义与特征来看，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定义与特征提供了分析的基础。正如余树森认为“散文，既没有小说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也不像诗歌那些歌奏出动人的韵调节律，它所写的，常常是作者平日生活中的零琐见闻，点滴感恩。”<sup>3</sup>这一描述强调了散文的非虚构、日常性和个人化的表达特点，为理解《碗》与《回望》的散文性质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散文的概念分为广义狭义两种，广义包括了报告

---

<sup>1</sup> 王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类型研究》（吉林：吉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2010），页 1。

<sup>2</sup> 高慧斌，《如何阅读与思考：中国当代作家、学者访谈录》（大连：大连出版社，2023），页 9。

<sup>3</sup> 余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页 113。

文学、杂文、游记、随笔、速写、特写、抒情散文等，狭义则仅仅是指抒情散文。”<sup>4</sup>这种分类的模糊性与包容性，为《碗》与《回望》的归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它们虽然在外在形式上可能更接近传记或小说，但在内在的精神上，却与散文的多元融合性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陈剑晖在对散文的范畴上进行了定义：

“散文是一种融合记叙、抒情、议论为一体，集多种文学形式于一炉的文学样式。它以广阔的取材、多样的形式、自由自在的散体文句，以及优美和富于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趣味性的表述，诗性地表现了人的个体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sup>5</sup>这种对人类精神的深刻表现，正是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将《碗》与《回望》视为散文的重要原因。

通过《碗》与《回望》的散文特质分析来看：

在内容实质方面：《碗》巧妙融合了非虚构与虚构手法，前半部分纪实描写，后半部分则基于真实故事创作小说，这种叙事策略使其在保持小说虚构性的同时，也保留了散文的纪实特质。作品侧重于对人物命运于时代变迁的深刻反思，而非单纯追求情节刺激，其核心在于通过真实事件的再创作，传达作者对历史于现实的深刻理解，这与散文的特质高度契合。《回望》虽然被标注为传记文学，却以回忆父母往事为核心，通过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交替叙述，展现了家庭历史的波澜起伏。书中融入了个人记忆、家族照片、书信等真实素材与作者的主观反思，这种将个人记忆与历史事实交织的写作方式，使《回望》在内容上贴近散文的本质。同时，其叙事结构不拘一格，多角度、多方法的运用，体现了散文的灵活性。

在写作手法方面：无论是《碗》还是《回望》金宇澄均展现出细致入微的描绘与生动的语言运用，对人物、事件、场景的刻画深入人心，这与散文注重细节

---

<sup>4</sup> 张国俊，《艺术散文发展论》（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9），页23。

<sup>5</sup> 陈剑晖，《诗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论体系与文化话语建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页27。

描写、情感抒发的特点相吻合。同时，两部作品都融入了作者的丰富情感，使得作品在呈现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也传达出作者的个人情感和思想见解，这也是散文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文学风格方面：《碗》和《回望》均呈现出朴素而又深邃厚重的特质，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结构，而是以一种简洁明了的方式传达出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感悟。这种风格与散文追求真实、自然、质朴的表达方式相一致。此外，两部作品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能够激发人们对人生、历史、现实等议题的深入思考和共鸣，这也是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金字澄散文的炼金术》中有这样一句话：“他三十多年来担任《上海文学》编辑的身份，使他更加清晰地把握当下写作的动态与趋势，深知作家该写什么、怎么写。因此，他的散文都是积极的入世之作。”<sup>6</sup>这不仅展现了参与现实生活的态度，也反映了对时代变迁的深刻反思。金字澄的散文内容承接性很强，他善于将个人丰富的经历融入文字之中，从东北嫩江的知青岁月到故乡黎里的水乡记忆，再到上海的历史变迁与风土人情，都成为了他笔下的生动素材，展现了他作为作家广博见识与深厚底蕴。

从散文风格上来说，“金字澄的散文是对周作人美文理念的继承和发扬，通过对其散文的研究，可帮助我们了解美文内核在当下散文写作中的发展状况，丰富现代散文与当代散文之间的联系。”<sup>7</sup>通过研究金字澄的散文我们可以得知，他在作品上放弃了以往散文的闲适与宁静，转而将更多的视角关注在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上。从创作手法上看，金字澄以其独特性的表达，构成了一幅幅具有时代感的历史画面。他擅长以细微的观察为切入点，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点滴描绘，揭示大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命

---

<sup>6</sup> 李琪珉，《金字澄散文的炼金术》（安徽：安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论文，2019），页3。

<sup>7</sup> 李琪珉，《金字澄散文的炼金术》，页3。

运变迁。同时，他非虚构的散文写作方式，使他的作品充满了丰富的历史底蕴，甚至成为了文本的历史本身，质朴简单的语言则是他用来消解沉重的历史、增强文本可读性的高超技巧，这种叙述方式既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又使得读者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历史的沉重。金宇澄在中国吉林网南方周末报的一次访谈中曾提到过“历史一直是压缩、板结、混沌成一块的我是想拉扯一点空隙出来，这种样式，也合适碎片年代的阅读。”<sup>8</sup>从这段话可以得知，在这样的叙述风格上更适合碎片化时代的阅读。他的作品不仅流露出对历史岁月的回望以及悲悯之情，还展现人性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其笔下散文作品所体现的内涵，也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特色。

除此之外，金宇澄还在三部作品中运用非线性叙述手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故事的表现力，还通过诸多视角的灵活转换、时空的自由跳跃等技巧，巧妙地打破了传统叙述方式的固有限制。这种叙述手法使得故事情节不再被单一的时间线或固定的观察角度所束缚，而是能够根据不同的情感表达、情节推进的需要，灵活地穿梭于不同的时间点与空间维度之间。它允许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去理解和感受故事，从而构建出更加立体、多元且引人入胜的叙事世界。在这样的叙述中，过去与现在、现实与幻想、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艺术效果，增强了作品的深度。

因此，金宇澄散文作品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时代变迁的深刻反思，再加上其修饰、语言等独特的艺术特色，成为了当代散文创作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对他的散文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地理解其文学世界，更能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

<sup>8</sup> 石岩，〈金宇澄：历史容易板结，回望可以“翻松”〉《南方周末》2017年1月19日，第1版。  
<https://www.infzm.com/contents/122458?source=131>。上网检索日期，2024年11月16日。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金字澄是一位备受关注的当代作家，其散文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许多学术者的目光，关于他散文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目前关于其散文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隐喻、城市文学和历史记忆等方面，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其散文作品，还为当代散文创作和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具体内容如下：

### 一、关于金字澄散文叙事的研究

关于金字澄散文的叙事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是将目光关注在《回望》这部散文作品上。这部散文作品是以金字澄特有的叙事方式来创作的，内容上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创作《回望》时，也在其作品中展现了他精湛的叙事技巧，通过细腻的文笔，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历史韵味的上海的世界。

杨珂在《金字澄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里提到：“如<碗—北方笔记>通过返程的知青重新再度踏上知青经历的追忆之旅，在真实与虚构之中写出了知青时代的友情经历。”<sup>9</sup>金字澄写小英女儿遭遇困难时，以回溯式的文笔，写出了小英女儿遭遇亲情离散的过程，这种叙事不仅让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共鸣，同时也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小英女儿的内心世界。

王莹《论金字澄创作中的记忆书写》中提出《回望》：“以我的叙述、父亲的笔记和母亲的口述组成三种不同的叙事。”<sup>10</sup>这三种不同的叙事方式，组成了他多视角的记忆书写，将个人记忆和历史记忆在文本中相互交织，同时在《回望》这部作

---

<sup>9</sup> 杨珂，《金字澄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江西：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3），页 22-23。

<sup>10</sup> 王莹，《论金字澄创作中的记忆书写》（江苏：扬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1），页 16。

品中，还插入了许多父亲的书信、照片，这些元素的组成丰富了散文作品的写作的意蕴。在这部散文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父亲和母亲的生活经历以及时代背景，也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怎样书写个人经历。

张颖<“虚构/非虚构”之外的叙事回望>认为：“散文集《回望》则是另一种写法，是关于父母的传记，采用的是双线并进的叙事方式，让父亲与母亲的故事交叉登场。”<sup>11</sup>双线并进的方式使得故事的叙事性本身超越了虚构、非虚构之间的壁垒，形成了金宇澄特有的叙事风格。

李琪珉<论金宇澄回望的叙述视角>里指出：“《回望》作为一部非虚构的作品，正是沿着日常生活的惯性去发现时代社会的症结和历史存在的真相，在情感体验的脉搏下探寻人类主体价值和生活本真的意义。”<sup>12</sup>金宇澄在创作《回望》时，采用了多视角的转换方式，展现了其父母对人生经历的回顾，这种转换方式使得作品在平淡的生活书写上更好地实现了对现实和情感的双重超越，同时也让其成为了这一文体在叙述艺术上的范例，展现了非虚构作品在表达人生经历和历史回顾时呈现出的艺术特色。

杜宁馨<论金宇澄的在体化写作-以碗为例>里对金宇澄的在体化的写作进行了研究“她认为金宇澄的在体化写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城市和乡村空间的交叉书写、国族历史的再阐述与转换生成的生命隐喻。”<sup>13</sup>因此文本中的回溯性叙述使得过往的历史与当代人们的生存境遇相联系起来，激发了历史经验与个体内在所构成的联系，使其成为构成个体生命的重要因素。

---

<sup>11</sup> 张颖，<“虚构/非虚构”之外的叙事“回望”——以金宇澄的《洗牌年代》《回望》《繁花》为例>，《太湖》2021年第1期，页128。

<sup>12</sup> 李琪珉，<论金宇澄《回望》的叙述视角>，《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页110。

<sup>13</sup> 杜宁馨，<论金宇澄的“在体化”写作——以《碗》为例>，《阴山学刊》2021年第1期，页20。

由此可见，金宇澄的叙事研究在学术界一直受到持续关注，很多学者的研究重心主要是在叙事方式上，在探索散文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还不是很完整，还没有全面地覆盖金宇澄其他散文作品的内容。

## 二、关于金宇澄散文历史记忆的研究

金宇澄的散文作品，不仅以细腻的文字和独特的视角来描写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人性的复杂，同时在作品中还加入了大量有关历史记忆的内容，这些记忆为他的散文创作增添了深厚的历史书写，也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杨珂《金宇澄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里提到：“在2017年发表的非虚构作品《回望》中以平静的语调，叙述了作家父辈的革命经历，突显了历史褶皱中父亲和母亲的悲喜，两代人的命运对照映射出半个世纪上海人生活底色。”<sup>14</sup>金宇澄以个人的情感经验和历史记忆，将六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时间线进行相互交织，呈现出最为真实的历史景象，以冷静和客观的文笔，将个人的命运与历史交织在一起，展现出了一幅富有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

满思言在《论金宇澄的小说创作》中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回望》与其说是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命运缩影记录，不如说是对特殊年代记忆的回溯与重新翻松。”<sup>15</sup>由此可见，金宇澄在创作《回望》时，作品中插入了大量家人间的照片、明信片、信件、手稿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物件，这些细节的展现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环境下父母的经历以及两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还映射出周遭的环境虽充满危机，但仍有大量的人坚持信念，渴望投身于报效国家的浪潮之中，这种叙述方式使得作品对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历史论证。

---

<sup>14</sup> 杨珂，《金宇澄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江西：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3），页1。

<sup>15</sup> 满思言，《论金宇澄的小说创作》（辽宁：辽宁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2），页22。

耿蕊《南方与北方-金宇澄小说的地域书写》提出：“不同时代都有不同时代的地域症候，在《回望》中，真实的历史记忆是军事训练场景的变化以及作为地下党的隐秘身份，周旋于灯红酒绿与痛苦的监狱之中。”<sup>16</sup>可以看出，金宇澄想挖掘上海城市特有的声音来重塑这段历史，在《回望》这部作品中，通过对父母过去的历史记录逐渐加深了这种想法，这种方式不仅让作品呈现出更多的真实感和历史感，同时也展现了上海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所呈现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王莹《论金宇澄创作中的记忆书写》中认为：“〈碗—北方笔记〉里一群曾经的知青们重新碰头，商量重游故地，在这场故地重游之旅中，为了验证过去的自己，美化了曾经的遭遇，将过去的岁月看作是高光时刻。”<sup>17</sup>金宇澄在创作这部散文作品立场清晰，他深刻明白对于经历过这段历史时期的人来说：历史始终是无法被遗忘的，他不断的创作作品，其目的就是想用自己的文字将这段历史完整的记录下来，还原那段难以忘记的人生经历。

此外，胡祯芳《金宇澄的上海书写》中提出：“金宇澄在创作散文时不断地提到上海的各种路标，一方面是他具有怀旧的情结，另一方面就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录。”<sup>18</sup>金宇澄在两部作品中都提到了路标，这些路标见证了上海数十年的历史变迁。通过插图与图片，说明上海的这些路标不再是单纯的路标，而是一种城市文化独有的符号。

李琪珉《金宇澄散文的炼金术》中说到：“在回忆录作品《回望》中金宇澄记录的是父亲和母亲的生平经历，这种经历也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缩影，而在《碗》中小英的悲惨命

---

<sup>16</sup> 耿蕊，《南方与北方-金宇澄小说的地域书写》（黑龙江：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硕士论文，2021），页 11。

<sup>17</sup> 王莹，《论金宇澄创作中的记忆书写》（江苏：扬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1），页 42。

<sup>18</sup> 胡祯芳，《金宇澄的上海书写》（陕西：陕西理工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0），页 44。

运则是那个年代知青生活的真实写照，《洗牌年代》则是将目光放在上海城市的过往之中。”<sup>19</sup>

金宇澄的散文中多次描绘了上海的生活，不仅包含了城市本土特征，也是对大时代下上海现实的缩影。他通过对个人命运和城市书写的叙述，使得作品呈现出了一个多层次的历史画面。

王妍妍〈个人记忆下的革命史与生活史——试析金宇澄《回望》的历史书写〉中说道：“作为文学家的金宇澄，他的着眼点却不同于史学家，《回望》选取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细节，展示了历史中所缺少的社会风貌。”<sup>20</sup>在金宇澄父母的身上承载了很多的历史记忆，《回望》不仅是金宇澄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同时也是想要还原那段承载着父母难以忘却的历史。

对于金宇澄散文中的历史记忆研究，以上学者有的是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中出发，来探讨散文文本是如何呈现出历史的记忆，也有学者是从记忆与身份的认同出发，来分析是如何通过历史记忆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金宇澄在散文中经常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讲述自己与历史之间的联系，他通过对历史的描述，让人们看到了历史真实的面貌。

### 三、关于金宇澄散文的隐喻研究

金宇澄的散文作品中大部分是以情感描写以及特有的写作风格，受到广大关注。其中，金宇澄对于隐喻手法的运用更是他散文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他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表达内心世界的重要方式。具体内容如下：

杨珂《金宇澄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里提出：“面对东北和上海这两个生存过的

---

<sup>19</sup> 李琪珉，《金宇澄散文的炼金术》（安徽：安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论文，2019），页 10-11。

<sup>20</sup> 王妍妍，〈个人记忆下的革命史与生活史——试析金宇澄《回望》的历史书写〉，《宿州学院学报》2018 年第 9 期，页 65-66。

空间，作为知青产物的小英女儿，她既无法理解东北的知青生活，又无法完成对上海的归属，进而陷入了精神无处皈依的失落、虚无之中。”<sup>21</sup>在《碗》的〈北方笔记〉篇章中，当返程的知青们决定重新踏上知青时待过的地方，这段追忆之旅在真实与虚构中展现出了知青岁月下的友情经历。金字澄的这部作品着重描写了许多器物意象，例如：碗、古井、坟墓等。这些器物在外观上给人呈现出了一种狭窄的形象，不仅在现实生存空间上反映着生命遭受围困的状态，同时还在压抑的心理层面上将感受上升到对死亡的认知，展现出了金字澄对现实生存与生命困境的思考。

耿蕊《南方与北方-金字澄小说的地域书写》提出：“金字澄小说本身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地域分析与评论，正是因为这些地理意象在小说中承担着众多价值符号的角色。”<sup>22</sup>金字澄的文本《碗》里真实的隐喻其实是一口古井，对于上海青年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幽深不见底的古井。在另外一篇〈苍凉纪念日〉文本里金字澄将阿桂与小英结合在一起，正是这口深不见底的古井结束了她们仓促的一生。与北方古井不同的是，南方的古井更多的是对空间环境的展现，小英所代表的上海青年追求的是能够返乡与自由，但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一直无法实现。

周叙辛《金字澄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中认为：“《碗》最重要的两个空间意象，一个是作为书名的碗，另一个则是小英投身的那口井。”<sup>23</sup>三十年前小英离奇的死亡，让这口古井成为见证者，见证了小英在生命时刻最后的挣扎，小英的死亡与井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的笔下小英是悲惨的，当人们返乡来缅怀小英的时候，只能将这种情感寄托在这口古井之上。

---

<sup>21</sup> 杨珂，《金字澄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江西：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3），页 20。

<sup>22</sup> 耿蕊，《南方与北方-金字澄小说的地域书写》（黑龙江：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硕士论文，2021），页 13。

<sup>23</sup> 周叙辛，《金字澄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重庆：西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1），页 33。

李琪珉在《金字澄散文的炼金术》中提到：“金字澄散文里的场景时常会呈现出一种画面感，这缘于他对社会生活的冷静观察和细心领会，通过这些细微的观察来抓住生活中最为精彩的片段，来记录、印证或隐喻生活的某一侧面。”<sup>24</sup>金字澄在对生活细节的刻画上十分的微妙，通过他笔下描绘出来的人物，在文本阅读中都能够突显出重点人物，达到文本的渲染效果。

杜宁馨〈论金字澄的在体化写作-以碗为例〉指出：“在金字澄的书写下井、碗、坟墓这三个关键性隐喻贯穿在整个文本之中，成为沟通此一时代与彼一时代、生者和亡灵，当下与未来的生命隐喻。”<sup>25</sup>井是小英死亡的地方，当人们前来吊唁的同时，看见这口古井就会想起在二十多年前有个人在这口古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碗与坟墓作为文本中两个相互关联的隐喻，当碗朝上象征着生命的活力，当碗朝下象征悲凉的坟墓，生与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在当下的社会中相互交织。

从前人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金字澄散文中的隐喻是一个值得让人深入探讨的方向。通过对金字澄作品中隐喻的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在金字澄创作的散文作品中，隐喻呈现出的魅力。

#### 四、关于金字澄散文的城市文学研究

金字澄的散文作品《洗牌年代》、《回望》、《碗》中，每一篇都有以城市为背景的篇章，他不仅描绘了人们的生活细节，同时还描绘了城市的时代变迁，由此可见，在研究金字澄散文作品时，城市文学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杨珂《金字澄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里提出：“金字澄虽然有十年之久的东北知青生活经历，但作为上海人，在前期作品中仍然有许多上海元素的描摹，包括后面在创作《洗

<sup>24</sup> 李琪珉，《金字澄散文的炼金术》（安徽：安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论文，2019），页20。

<sup>25</sup> 杜宁馨，〈论金字澄的“在体化”写作——以《碗》为例〉，《阴山学刊》2021年第1期，页22。

牌年代》、《回望》作品依然有对上海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sup>26</sup>当金字澄看见那些老式的建筑正逐渐消逝，对上海有着特殊情感的金字澄来说是无比的怀念，因此在创作《洗牌年代》、《回望》这两部散文作品时，绘制了大量上海人的日常生活、街道小巷、城市建筑，每一幅城市插图的背后都能展现出当时时代与历史的碎片，勾勒出了金字澄心中的上海城市。

周叙辛《金字澄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中认为：“动植物是宏观地域空间的活名片，金字澄从小就喜欢收集植物标本，通过写一些典型的植物来构建南方文学空间。”<sup>27</sup>在〈绿细节〉中金字澄描写了许多植物，有对外形的描写、气味的描写。例如“长在上海小弄堂的棕榈树，身材就越发苗条，似乎不需要一个平方，就够它长高；广玉兰散发出甜瓜的浓香，也意味梅雨当季了，这种高树的气息和花瓣的洁白度，与栀子、白兰、茉莉相仿。”<sup>28</sup>金字澄笔下的城市没有灯红酒绿的繁华场景，更多的是人们在市井小巷的闲谈，北方的农场展现的是贫穷的生活景色，而南方地区侧重于风俗文化。

胡祯芳在《金字澄的上海书写》提出：“《洗牌年代》中金字澄对上海人的生活细节书写足以可以看出他对上海生活经历的丰富，如上海人睡觉的习惯、缝被子的习惯以及穿衣打扮上的细节。”<sup>29</sup>金字澄将自己在上海的生活经历绘制成了一幅又一幅的插图，插图作为金字澄创作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插图可以更好的展现出自己对上海生活的眷恋之情。

李琪珉《金字澄散文的炼金术》中说到：“在金字澄的散文当中，充斥着对上海这座现代化都市旧时面貌的深切怀念，在他的散文里有许多的插图都是跟上海过去的城市相关，

---

<sup>26</sup> 杨珂，《金字澄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江西：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3），页 63。

<sup>27</sup> 周叙辛，《金字澄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重庆：西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1），页 24。

<sup>28</sup> 金字澄，〈绿细节〉，《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15-16。

<sup>29</sup> 胡祯芳，《金字澄的上海书写》（陕西：陕西理工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0），页 48。



他一笔一画的绘制出了自己记忆中曾经上海的建筑。”<sup>30</sup>对于金字澄而言，上海这座城市拥有许多的历史记忆，每一个留下的建筑都弥足珍贵。在〈此河旧影〉中，金字澄提到“还没来得及入画，沪西的苏州河，已经褪尽这副熟悉的老脸，以往风景都朝东边流过，流失，不能回头。”<sup>31</sup>金字澄的笔下会经常出现一些上海过去的建筑，这些建筑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积淀与记忆。

金字澄散文中的城市文学，不仅是他对城市生活的记录，同样也是他对城市的记忆。通过对金字澄散文中城市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金字澄笔下的城市生活是多样性的，因为时代的变迁城市文学也是复杂性。

## 五、总结

综上所述针对目前学者对金字澄散文作品的研究，笔者发现以下两点：

（1）大多数学者在研究金字澄的散文作品时，往往是将视角集中于《回望》这一部散文作品上。《回望》也是金字澄从小说转向散文创作的首部作品，在写作方式与内容的呈现上都展现出了独树一帜的创新，他的每一部散文作品都具有研究价值。然而，要想全面深入了解金字澄的散文创作，我们同样需要对另外两部散文作品《洗牌年代》、《碗》给予更多的研究。

（2）目前关于金字澄散文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许多的局限和不足，为了更好地挖掘金字澄散文的艺术魅力和文本价值，还需要从更多的视角出发，不单单只是关注他的叙事方式，还应关注他的创作分期、选材特色、隐喻手法、叙事方式记忆城市文学等问题。

笔者通过整理了前人对金字澄散文的研究时，发现学术界对金字澄散文艺术

---

<sup>30</sup> 李琪珉，《金字澄散文的炼金术》（安徽：安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论文，2019），页 41。

<sup>31</sup> 金字澄，〈此河旧影〉，《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48。

特征的研究不是很充足，例如金字澄创作阶段的划分、隐喻符号的解读、历史记忆的呈现、城市文学的特色以及散文作品中的创新价值等，都还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讨论。这些研究视角在现有的文献中其实是很少的，如果深入的挖掘就可以为后来的学者提供更为丰富的参考。尤其是金字澄在散文作品中对隐喻符号的运用，不只是《碗》中有大量提到，在他的另外两部散文作品《回望》、《洗牌年代》都有写道，在这些作品的背后隐喻符号还带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值得更多的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挖掘。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范围

笔者在整理前人研究时，发现学者对金字澄创作分期以及隐喻手法的研究相对较少。金字澄在创作散文作品，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的作品都有其独特的创作特点，因此在对金字澄散文作品研究开始时，便会对他的创作分期进行深入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帮助笔者更好地了解他的散文创作以及写作风格。另外，还将对金字澄散文作品中的隐喻手法进行深入研究，挖掘金字澄是如何运用隐喻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本次研究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 一、关于金字澄散文作品创作分期特色的探讨

从 2006 年金字澄的首部散文集《洗牌年代》出版以后，到 2018 年最新著作《碗》的出版，他的散文创作生涯虽然只有十多年，相较于那些历经数十年的散文作家，显得很短暂。然而，这并没有减少金字澄散文作品独特的魅力与研究价值。但让人遗憾的是，对于金字澄散文作品的分期研究尚未有系统地探讨。

在深入阅读了《洗牌年代》、《回望》以及《碗》三部散文作品后，可以发现，三本著作虽创作时间跨度很大，但每部作品的背后都反映了作者在不同时期的创作背景与个人经历，这些差异使得每部作品在内容、情感以及创作风格上都有独特性。以 2015 年修订再版的《洗牌年代》为例，金宇澄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了三篇散文与手绘插图，这些新内容更加专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大街小巷的变迁中，与十年前对城市的描写相比，这种从生活细节入手的写作手法，无疑是为他的作品增添了许多的情感基调。

因此，本文旨从金宇澄的创作分期、选材特色、隐喻手法、叙事方式与城市文学创新等多个视角入手，深入剖析其散文作品在不同创作阶段的独特魅力。通过其研究，我们不仅可以全面地深入了解金宇澄的散文世界，还能为当前对其散文作品研究的不足提供有益的补充，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到金宇澄这一值得深入研究的散文作家，共同推动对其作品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 二、关于金宇澄散文选材特色

当前对于与金宇澄散文作品的价值探讨，很多学者倾向于从叙事的角度切入，深入剖析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然而，笔者试图寻求新的研究视角，金宇澄的散文以其独特的选材视角和艺术魅力著称，他擅长从历史与个人的双重维度切入，通过细腻的生活细节和深刻的个人记忆，展现历史的多样性和个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适应。在《回望》与《洗牌年代》等作品中，金宇澄不仅追溯了家族与个人的历史轨迹，还描绘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融入了浓厚的个人情感，他通过对小人物和日常琐事的敏锐捕捉，展现了时代背景下的生活真实与人性复杂，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生动而深刻的社会与人文画卷，

### 三、关于金字澄散文的隐喻手法

目前对于金字澄散文作品独特的叙事风格与巧妙的表现手法研究已经相对丰富，在阅读金字澄散文作品时，笔者认为关于作品中的隐喻手法被大家有所忽略，只有杜宁馨谈到金字澄的在体化写作当中浅谈到关于转换生成的生命隐喻。如：“碗与坟墓成为了文本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性隐喻，一个圆形凹陷的容器，向上是给予人生命的碗，向下则是埋葬青春与生命的坟墓。”<sup>32</sup>在他看来“碗”和“坟墓”在文本中构成了关键性的隐喻关系，实际上金字澄作品中的隐喻还有很多，例如《回望》中不断通过回忆隐喻了中国 20 世纪的伤痛。本研究依然选择围绕《洗牌年代》、《回望》、《碗》三部散文作品，不过笔者将从视角转换，场景象征，意象符号的隐喻方式进行详细分析，其目的就是想从不同的角度给金字澄的隐喻手法研究做一番补充，希望也有更多人能够注意到这一特色。

本研究主要针对金字澄的《洗牌年代》、《回望》、《碗》三部散文作品进行详细研究，以下是金字澄 3 部散文作品的目录。

《洗牌年代》目录

页 1	马语
页 13	绿细节
页 22	穿过西窗的南风
页 29	我们并不知道
页 38	此河旧影
页 49	琴心
页 61	上海人困觉
页 74	看澡
页 80	多米诺 1969
页 90	锁琳琅
页 104	二十五发连射

<sup>32</sup> 杜宁馨，〈论金字澄的“在体化”写作——以《碗》为例〉，《阴山学刊》2021 年第 1 期，页 22。

页 114	狗杈零碎
页 124	在愉快与期待中
页 138	合欢
页 145	上下肢
页 155	现实猫
页 165	洗牌年代
页 177	嚎叫
页 186	上海水晶鞋
页 194	雪泥银灯
页 206	新酒
页 212	杂记
页 227	手工随风远去
页 241	灯火平生
页 251	春
页 256	插图与回忆
页 280	答《人物》杂志问
页 288	跋

注：金宇澄《洗牌年代》（上海：交汇出版社，2015）。

### 《回望》目录

页 1	我的父母
页 21	黎里·维德·黎里
页 159	上海·云·上海
页 339	我们回望

注：金宇澄《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碗》目录

页 1	碗——北方笔记
页 105	苍凉纪念日

注：金宇澄《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 散文批评法：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中谈到：“认为散文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结构，而这个整体是由语言的反讽、象征等构成的张力结构，在理论上突出了语言的重要性，体现了文学的语言魅力和结构的复杂性所带来的丰富意义。”<sup>33</sup>散文并不只是一种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载体，更多的是以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存在，散文在语言和结构上都充满了很多的艺术性。在语言结构层面上，散文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既能体现在文字选择上，同时还体现在对整体篇章的巧妙布局上。散文不仅能够精准地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情感，还能引发人们在阅读时的共鸣，这种共鸣更多的是源于散文特有的语言风格。

《洗牌年代》是金字澄运用细微的描写手法，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人们的生活经历以及那个特殊时代的背景，三者相互交织在一起。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文字，感受到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场景，体验到上海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

在《回望》这部散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字澄在描写父母的人生经历以及大时代下的变革，运用了很细微的文笔，将人们带进了记忆中，那些关于过去的记忆，仿佛被金字澄用文字重新唤醒了。

而《碗》这篇散文，则更像是金字澄内心勾勒出一幅知青时代的画卷，通过那些纯真的青春岁月，让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个时代下的人们，他们内心的渴望，这种对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的深入挖掘，展现了散文的历史感。

本文就金字澄散文的艺术特征为例，结合董学文的西方文学理论史为基础，对金字澄《洗牌年代》、《回望》、《碗》三部作品进行全面剖析，挖掘其散文创作所隐藏的独特价值。

---

<sup>33</sup> 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290。

2. 文本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作为一种能够深入解读和阐释文本意义的研究方法，尤其是通过对文本的深入分析，能够更好的挖掘其文本的深层含义及价值。正如：陈阳在《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中提到的：“它是研究者用来描述和解读文本的一种研究方法，侧重于描述文本的内容、结构和功能，解释深层的潜在意义。”<sup>34</sup> 金宇澄的散文作品，尤其是《洗牌年代》、《回望》、《碗》这三部作品，正是此类研究的典范，这些作品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每一篇都如同精心雕琢的艺术作品，蕴含着深邃的情感层次、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以及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就需要具备细腻入微的洞察力、去深入挖掘文本背后的艺术特色。因此，采用文本分析法，无疑是一种最为恰当且有效的研究途径。同时隐喻修辞的使用为深入理解金宇澄散文的艺术特色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隐喻不仅是语言表达的一种形式，更是人类思维和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在金宇澄的散文中，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法，更是建构意义、传达感情、反映社会现实的关键工具。通过分析作品中的隐喻使用，可以揭示出作者如何通过看似平常的物象或场景，巧妙地映射出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人生哲理或社会变迁。理查兹(I. A. Richards)在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中谈到：“语言在本质上是隐喻的，也就是说隐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生成的，隐喻的理解必须在话语的层面上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sup>35</sup>可以看出，隐喻作为一种语义现象，同时还考虑了语境因素。因此，对隐喻的产生与理解更具有说服力和客观性。在阅读金宇澄散文作品时，笔者发现作者倾向用抓住生活中最精彩的片段来印证隐喻生活中的某一方面，他精细地雕琢每一个画中的细节，构造画面的层次感。

<sup>34</sup> 陈阳，《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页 233。

<sup>35</sup> I. A. Richards,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90-91。

自译，原文出自：Language is vitally metaphorical; that is, it marks the before unapprehended relations of things and perpetuates their apprehension, until words, which represent them, become, through time, signs for portions or classes of thought instead of pictures of integral thoughts, and then.

## 第五节 研究价值与意义

首先，针对金字澄散文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且集中于《回望》，学界现有的研究现状与其散文的创作实际间有落差，本文将视角从《回望》跳脱开来，同时也对金字澄其他两部散文作品《洗牌年代》、《碗》给予更多的关注，以便更全面、综合认识作者创作时想要表达的内蕴。

本文将对金字澄散文作品的创作分期、选材特色、隐喻手法、叙事方式与城市文学等多个层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挖掘金字澄散文的艺术特征。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小说家创作散文热情日益高涨的当下，作为一名小说家，金字澄善于打磨散文的艺术表现力，他的叙事跳跃性很强，融入了多重审美品格，展现了独特的艺术手法和多元化的美学风格。作为以写作创新而著称的作家，他的散文作品常常将人性与历史、生活与现实作为自己审美观照的对象，并将其凝练在如小说般简练的文字之中，保持着含蓄内敛的情感。这种和谐理性、凝重悲悯的美学内核，展现了金字澄散文创作的审美心理。同其他作家相比，具有许多不同之处，对金字澄散文的研究也正是对当下作品体态的回眸和审美本真的回归，对未来散文这一文学体裁的创作发展及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同时，金字澄身为地道的上海人，在散文创新中融入了自己作为本地人的生活经历，他的作品不仅真实地描绘出上海人的生活状态，更是一部描写了上海历史变迁的珍贵记录。金字澄并不想简单的继承其他作者对上海的描写，他更想将自己在上海的生活经历融入散文之中，在创作散文的过程中展现出更具有突破性的上海书写，金字澄对城市文学以及城市本身的历史背景也进行了重新定义。金字澄的每一部作品都对上海书写和历史书写产生了重大的突破，他以上海为背景创作了新的篇章，引领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城市与文学及其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



## 第二章 金字澄散文作品创作分期特色的探讨

金字澄的散文创作，自 2006 年首部散文集《洗牌年代》问世以来，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主题内涵，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尽管其创作生涯相对短暂，但金字澄却以有限的作品，展现了无限的文学魅力。本章将通过对金字澄散文创作分期的探讨，揭示其艺术特色的演变与发展，从而深入理解其散文作品在不同创作阶段所展现的魅力。

金字澄的散文创作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洗牌年代》为代表，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关注于社会变革与人们的生存状态，通过对社会风貌的刻画，展现了上海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场景。金字澄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笔触，捕捉到了社会变迁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反映了那个时代上海人的精神世界。这一阶段的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还蕴含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展现了金字澄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独到见解。在《洗牌年代》中，金字澄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和对比手法，将上海弄堂的市井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他通过对人物语言、行为、心理的细致刻画，展现了上海人在社会变革中的坚韧与乐观。同时，还巧妙地将传统文学元素与现代散文手法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使得作品既有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感，这种艺术特色的形成，为金字澄后续的散文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创作的深入，金字澄的散文创作进入了第二阶段，以《回望》、《碗》等作品为代表。这一时期的作品在继续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更多地融入了历史、文化与人性的思考。金字澄开始尝试以更为广阔的视角来审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探讨人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一阶段的

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还展现了金宇澄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

在《回望》中，金宇澄以父母的亲身经历为蓝本，采用双线并进的叙述方式，展现了家族历史的变迁与个人命运的沉浮。他通过对父母书信、日记等私人物件的引用，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同时，还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和情感抒发，使得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和深刻的情感共鸣，这种叙述方式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不仅使得作品更加生动感人，也展现了金宇澄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

而在《碗》中，金宇澄则通过知青生活的回顾与反思，探讨了历史与记忆、生命与死亡等深刻主题。他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绘和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展现了那个特殊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同时，他还使用了大量的象征和隐喻手法，使得作品具有了更加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思想内涵，这种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挖掘，使得《碗》成为了一部具有强烈思想震撼力的作品。

金宇澄的散文创作经历了从关注现实到融入历史人性思考的演变过程，在不同创作阶段，他通过艺术手法和主题内涵，展现了散文艺术的无限魅力，无论是描写社会风貌的《洗牌年代》，还是深入探讨历史人性的《回望》和《碗》，都体现了金宇澄作为一位优秀散文家的才华和思想。通过对金宇澄散文创作分期的探讨，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其艺术特色的演变与发展，从而更好地欣赏和评价其散文作品的艺术价值。

## 第一节 创作前期：细腻描绘社会风貌

散文作为一种灵活的文学方式，能够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以及深刻的描写来展现社会现象。散文家常以个人经历和观察作为基础，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社会的各种现象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他们可以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晏静在《于坚散文的地域文化书写研究》中提到：“每当社会发生巨变时，传统的生活和事物以更快的速度消失时，每当人们对未来感到某种不确定时，喧哗与骚动的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会促使散文在回忆的怀旧中散发出感伤气息。”<sup>36</sup>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散文作品，可以看到时代的变化、社会的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散文中也经常包含对地方民俗风情的描写，这些描写不仅展示了各地的文化特色，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的途径。

例如，在〈洗牌年代〉中，对七八十年代的上海描写，展现了那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以及人们在逆境中的坚韧，通过对上海弄堂的市井生活描写，可以看见街头巷尾商贩的热闹情景，这些描写让人们感受到上海的风情，也让人们了解到时代的变迁。

金宇澄散文创作早期主要是指在 2006 年出版第一部散文作品《洗牌年代》，这一阶段，金宇澄的早期散文创作，以独有的风格和敏锐的观察力，在文坛上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其在描写人物的同时，既带有了细微的情感表达，又加入了许多理性的思考。在《洗牌年代》的〈跋〉中写到：“虽然虚构和想象犹自弥漫，难以摆脱——但这种本能，有时真的很糟。”<sup>37</sup>金宇澄曾说过他不喜欢虚构和想象，他的散文寻求的是一种朴素的真实感，因此在书写欲望时充满了许多的克制，秉持着

---

<sup>36</sup> 晏静，《于坚散文的地域文化书写研究》（贵州：贵州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3），页 70。

<sup>37</sup> 金宇澄，〈跋〉，《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288。

一位中年作家缜密深沉的思考态度。金宇澄经常以充满理性的角度来审视周围的世界，客观而又适时地表达自己的疑惑和不解，在表达方式上他的语言也显得尤为宁静。

此外，金宇澄在《洗牌年代》中有提到：“**传闻与谣言，永生永世的徘徊。在大动荡或大平静的时代，世象光明剔透，毫发毕现，也是浓云笼罩的黑天鹅绒帷幔，可以揭开和掩盖任何的声音和细节。**”<sup>38</sup>在大时代的动荡下，社会上各种消息、传闻和谣言层出不穷，人们很难分辨真假，这无疑是增加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变化都会被放大，无论是好是坏，都无处遁形。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因为这可以让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从而寻找解决的办法。

从上述可以看出，金宇澄在创作《洗牌年代》这篇散文时，运用了他独特的写作方式，将理性与情感结合在一起，从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情感的节制，这种节制并不代表着冷漠，而是对历史的理性审视以及对上海这座城市真实面貌的理解。洗牌不仅是一个书名，还象征着七八十年代上海所经历的变革，也反映了中国整体社会的转变，它表达出一种变动和重组的意思，对上海这座城市来说，它经历了多次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然而每一次都像是经历一次洗牌，改变了城市原有的面貌。

学者朱光潜在《谈文学》中曾提到“**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作者对于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种独到的新鲜观感，而这种观感都必有一种独到的新鲜表现；语言文字是每个人表现情感思想的随身宝，它与情感思想有最直接的关系。**”<sup>39</sup>他认为语言不仅是传达作者思想感情的媒介，更是一种文学艺术。他在文章中提到的文字也十分简洁，其实

---

<sup>38</sup> 金宇澄，〈洗牌年代〉，《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176。

<sup>39</sup> 朱光潜，《谈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页1。

并不是说要减少字数，而是要挑选出合适的词汇，让这些词汇能够更好地组合成句子，使得语言在表达上更加有力。

金字澄的著作《洗牌年代》主要是由随笔集构成，这些随笔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的作品涉及很广泛，不仅有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同时还描绘了农村生活和他在东北作为知青的经历。

“从大城市到了农村，他和所有的上海知青一样，想的是回家。”

“这些岁月里，金字澄的唯一爱好就是给上海的朋友写信，现在想一想，后来写小说，是当时几年写信打下的基础，回到上海，形势好了，觉得自己可以搞文学，经常心里在想，我要写点什么。”<sup>40</sup>

这些丰富多样的成长经历拓宽了他的认知视野，让他有机会深入了解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也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金字澄对上海人生活细节的描写，可以看出他丰富的上海生活经验，例如上海人睡觉的习惯：“上海小青年心神不宁，来北方之前，他们睡上海地板、草席、竹榻、棕绷床、藤绷床、折叠床或者席梦思。”<sup>41</sup>这些文字描写不仅展现了上海人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让人感受到上海人生活的细致之处。

金字澄采用以下三种表现手法来展现上海人的生活特色：

1. 对比：对比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汪洋的《语文修辞》中有提到“对比就是把事物的两个不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从而使事物的性质、状态、特征更加鲜明突出。”<sup>42</sup>由此可见，对比不仅可以突出散文的主题、增强散文的情感表达，同时还可以丰富散文内容的层次感，使其更加生动，对于理解作者所呈现出的内

---

<sup>40</sup> 张英，〈金字澄：汇聚无数渺小个体的宏大叙事〉，《中国作家网（作品）》2023年9月13日，第9期。<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913/c405057-40076873.html>。上网检索日期，2024年3月22日。

<sup>41</sup> 金字澄，〈上海人困觉〉，《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62。

<sup>42</sup> 汪洋，《语文修辞》（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页106。

容及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金字澄的作品中，通过缝被子的习惯，展现了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如：

“黑河居民习惯是把被褥叠放于火炕靠墙一侧，一式一样的大红布被面，本白布被里，或青布面，细密小针脚缝就，不易拆洗。”

“缝被方式是江南样子，宽大针脚，便于拆洗，包括缝有毛巾的“被横头”——多么琐碎奢侈。”<sup>43</sup>

金字澄将黑河和江南居民的缝被方式进行对比，突显出了两个地方不同的生活习惯。黑河居民缝被子的方式喜欢采用很细的小针进行缝合，这种方式不容易清洗；而江南居民则采用宽针进行缝合，这种方式有利于他们清洗。通过两者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出黑河居民在寒冷的天气下更看重保暖，而江南居民因为气候湿润的原因，让他们更加注重被褥的清洁。金字澄不仅展现了不同地域的缝被习惯，还利用这些细节的刻画，描写出两地居民在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时，所采用的不同应对方式，体现出了两地间地域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对比方式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也让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不同地区的生活习俗，

2. 比喻：“比喻就是利用事物之间的相似特征，用一事物来比方说明另一事物，增强语言的具体性，实感性和生动性。”<sup>44</sup>比喻作为散文作品中常出现的修辞手法，它能够增强人物之间的生动形象，还可以提高情感表达，使其散文更加具有感染力。金字澄在描写上海人穿衣打扮细节时：“两人看到，小凤由四个小姝簇拥服伺，云床斜倚，蛾眉懒扫，十指娇嫩如春笋。小凤的鼻头还是圆圆的，不过这是东方命妇的盈润，樱唇微启，饱含人间珍露，肤似凝脂，燕瘦环肥，颈项如象牙，珠围翠绕。”<sup>45</sup>

<sup>43</sup> 金字澄，〈洗牌年代〉，《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66-67。

<sup>44</sup> 汪洋，《语文修辞》（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页 53。

<sup>45</sup> 金字澄，〈上海水晶鞋〉，《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193。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金宇澄不仅展现了小凤和小风形象上的美，还突显出地域文化的差异性。首先从描写小凤的形象来看，小凤被四个小妹簇拥服侍，优雅地躺在云床上，展现出贵妇般的优雅，其次用春笋来比喻她的手指，突出了她双手的娇嫩，这些细节的描写，刻画出了小凤独有的美。接着对小风的描写，她的鼻子圆润，这种圆润并不是普通的圆，而是带有一种东方命妇特有的圆润感，如同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通过这些比喻，让人们感受到她们身上散发出的独特气质，这种比喻手法，既可以让语言更加生动、又能够让人物更加鲜明，而且还体现出上海人穿衣打扮的细节和生活方式。

3. 白描：黄展人的《文学理论》中对白描是这样写的“白描在文学创作中，不加烘托、尽量减少陪衬和拖带，将笔触直接对准描写对象，加以勾画，逼真地再现出当时的情景，传神地刻划出入物形象。”<sup>46</sup>然而，白描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在创作中尤为重要，既能突出人物的特征、作品内容的真实感，还可以提升作品的艺术表现力。金宇澄在描述生活习惯时，采用了白描手法，如“黑河居民习惯把被褥叠放于火坑靠墙一侧”，这种简洁明了的叙述方式，却能够直接展现出黑河居民的日常生活。通过对比不同的生活习惯，反映出地域文化间的差异性，同时还体现出上海人生活的细致，通过以上这些描写，足可以看出，金宇澄对上海生活的怀念。

然而除上述以外，金宇澄在与柏琳的采访中还进一步阐述了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不同：

**“编辑和作者是不一样的两种人，每一天做不一样的两种事。编辑过眼各种来稿，最清楚的，应该是立刻想到当下写作的情况，会更清楚写什么怎么写，天天他就这么等待、寻觅、掂量稿子。而作者呢，活在另一种状态的世界，往往看了一肚子的经典，只考虑自我状态。”<sup>47</sup>**

<sup>46</sup> 黄展人，《文学理论》（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页 195。

<sup>47</sup> 柏琳，〈金宇澄：我一直懂得个人的作用非常弱小〉，《青年作家》2018 年 7 月 13 日，第 6 期。

金字澄身兼编辑与作家两种身份，然而正是在这种双重身份下为他的创作注入了许多的创新元素和艺术特色，编辑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在文学上的创作，独特的作家身份给金字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崭新的面貌。金字澄在散文作品中为人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上海，同时还反映了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通过对上海人的描写，展现出金字澄对上海城市和上海人真实的刻画。

金字澄的早期作品就对社会风貌的描绘而独树一帜，展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文字既能在风轻云淡间透露出许多的趣味，又能深情地触动人们的心弦，让人回味无穷。这种书写方式不仅赋予了作品许多珍贵的记忆，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一种真实的社会风貌，毫无掩饰，纯粹而深刻。

## 第二节 创作后期：融入历史的人性思考

将历史事件、人物、背景等元素自然地融入到散文创作中，通过文学的手法来呈现历史的某个侧面或片段，这种融合不是简单地堆砌历史知识，而是通过散文的艺术表现力，使历史情境和人物生动地展现出来，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的沉重感和人物的鲜活形象。

金字澄的创作后期指的是在 2016 年金字澄的非虚构作品《回望》出版以后，一直到 2018 年《碗》的出版，这 2 年时间里金字澄没有任何散文作品出现，直到后来的几年时间里连续出版《回望》以及对《碗》的增删修订，在这一时期金字澄的文笔也发生了变化。

在叙述手法方面，《回望》可以被堪称典范，这部作品是金字澄在 2018 年

---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713/c405057-30145818.html>。上网检索日期，2024 年 2 月 18。



推出纪实性回忆录，以他父母的亲身经历为创作蓝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细致的描写了金宇澄父亲青春岁月的故事，书中还珍贵地记录了父亲与同事、友人间往来的书信。而后半部分，则通过金宇澄母亲的口述，详细记录和整理了20世纪30年代后父亲和母亲真实生活面貌。在写作手法上，金宇澄不再是直接描写，更多的是倾向于使用双线并进的视角进行书写，例如〈我们的回望〉有一段描述“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sup>48</sup>《回望》是关于父母的传记，采用双线并进的方式，让父亲与母亲的故事以各自独立又有所交织的方式登场，写到父亲时，采用的是较为客观的第三人称视角，而写母亲则是采取口述记录的方式，让母亲的回忆自己说话。金宇澄在传记里引用了许多有关父母的日记、书信，很容易将人们带入历史情境当中，假如说《洗牌年代》像小说是由人物、情节、语言等形式传递出来，那么《回望》接近小说的地方则在于对叙事的描述。

在描写东北的经历时，金宇澄融入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例如种玉米、砌石头、农场养马等这些都是他在东北当知青所做过的事情“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1969年初，我去东北嫩江落户，在家信里多次描述大批犯人就在我眼前割麦、整队押上高度戒备卡车的经历。”<sup>49</sup>在故事的回忆中，当一个人的年纪达到一定程度时，他就不会随波逐流，而是会开始回望过去自己这这漫长的人生经历。如父母亲的日记、书信之间的传递，读起来就有一种小说的味道，以书中人物对话的方式，增强了人物间的主观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增强了内容的真实性。这些私人物件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对生活独特的理解

---

<sup>48</sup> 金宇澄，〈我们的回望〉，《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340。

<sup>49</sup> 金宇澄，〈我们的回望〉，页343。

和感悟。此外，金宇澄在作品中通过对情感的描绘，展现了自己对那段知青岁月的复杂情感，他不仅对那段艰苦岁月中的磨难和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还对那个时代人们的坚韧和乐观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种深入情感的剖析和时代精神的赞美，使得其散文作品具有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然而，《回望》也有许多其他值得注意的细节描写，如写父亲受冤入狱，此时母亲的日记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得知曾引为知己的 XXX，去京参加政法学习班已经回沪，我去电话请她来陕西南路，向她倾诉近来的遭遇，期待她的慰藉。我实在是过于天真，她的态度全变了，冷漠至极，让我伤心不已。我们同窗多年，她父母早亡，家境贫寒，高一辍学即肩负生活的重担，我父母非常同情她的境遇，一直帮助她，包括为她弟弟当学徒做铺保。”<sup>50</sup>

这种细节感在他的非虚构作品里可以说是一个亮点，之所以是一个亮点是因为它能够让人们深刻的感受到金宇澄母亲情感的波动和人物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增强了散文作品的感染力和真实感。从上述例子中对知己态度变化的描述，反映了母亲对人际关系中情感变化的深刻体验和思考，这种变化引起了金宇澄对友情和人性的反思，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从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

例如，金宇澄在《回望》中所言：“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sup>51</sup>金宇澄用写作的方式来保留这些历史的样本，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将这些容易消失的记忆永远保留下来。

金宇澄曾在一次读书活动中提及“人们对于一个城市的认知，基于它的背景、社会状态，以及与每时每刻发生的事密切相连，而文学所要表达的正是城市经历变化时人们产生的

---

<sup>50</sup> 金宇澄，〈上海·云·上海〉，《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 297-298。

<sup>51</sup> 金宇澄，〈我们回望〉，《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 346。

反应。”<sup>52</sup> 金宇澄在《回望》中采用了多视角转换的方式，来摆脱单一视角的局限性，通过多视角的转换来描述散文内容的精彩之处。两种不同视角的相互映照与互补，进一步彰显了内容的真实性，记忆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丰富了故事的解读空间，而且还能够填补叙述中的空白，使得作品更为清晰和完整，若抹去这些不确定性，个人色彩将降低很多。这种多角度的递进与转换，才能获得具有说服力和思想性的文本内涵，也契合了《回望》作为非虚构作品诉求的客观真实性的需要。

继《回望》之后，金宇澄再推新作《碗》，该书收录了两篇精彩的作品，分别为非虚构的〈北方笔记〉和〈苍凉纪念日〉，前者构成了全书的主体，而后者则巧妙地对前者的历史细节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还原。

《碗》这部作品，以小英女儿从北上吊唁母亲为引子，生动地描写了老知青们因此而触发的回溯往昔的旅程，多年后小英女儿和一众知青来到东北嫩江，故地重游，忆起那些早已成为历史的往事。金宇澄在〈碗-北方的笔记〉中发出了“**没有她的到来，没有她沉睡不醒的地下母亲，谁还记得来此祭扫？算一下，眼前这群生者比他们枉活了 30 余载，有何委屈可言。**”<sup>53</sup> 这种悲凉的呼喊是作者直面那段悲惨的历史，揭示了历史亲历者们以及之后的人们在当下时代的生存困境，他们缺乏对自我生存感的认识，缺乏对历史的认同，《碗》是根据真实经历所改编的，让人们能够直面死亡。

另一篇〈苍凉纪念日〉，也是关于女知青投井而亡，而〈北方笔记〉中的小英，她的死亡始终是个未解之谜，沉默寡言的男友并未提供任何线索，也正因为如

---

<sup>52</sup> 冷梅，〈金宇澄：在有限的视野里发现无限〉，《中国作家网（青年报）》2019年4月8日。<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408/c405057-31017368.html>。上网检索日期 2024 年 3 月 19 日。

<sup>53</sup> 金宇澄，〈碗——北方的笔记〉，《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 67。

此，让小英的死亡更加神秘。在《苍凉纪念日》的结尾有这样的一句话：“记忆有时会使人不懂了欢喜，也不知忧伤，它只是痴痴的一种神态与表情；不饥不渴，不以物喜，不为己悲，你想一想要说什么吗？”<sup>54</sup>三十年后，这些早已麻木的人们，集体返回农场故地，只是在他们之间多了一位同行者小英的女儿。《碗》一方面表现出了人们对死亡无从开口的窘境到回避的冷漠态度，另一方面又提供了许多死亡的记忆，金宇澄将这些细节拼凑了一张完整的死亡记忆图。因此，金宇澄在这部作品中的价值所在，就是通过打破历史的束缚，重新连接起被割裂的时代精神与民族认同感，从而让过去的历史教训真正的融入到每个人的生命中。

从整体来看，《洗牌年代》可以视为是金宇澄创作生涯前期的杰出代表作。这部散文作品，倾入了大量的心血，深入剖析了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广泛影响，他聚焦于人们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调整心态、如何应对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金宇澄用他敏锐的观察力和细微的笔触，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不仅仅是小说中的角色，他们更像是我们自己，他们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了当下上海社会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随着创作的深入，金宇澄的视野和关注点也在不断的变化。

然而，《回望》和《碗》这两部后期代表作的发布，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金宇澄不仅关注社会的现实动态，更是将历史、文化和人性的思考也融入其中，散文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事件叙述，而是站在一个更为庞大的视角，去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使其作品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然而这一个阶段里，金宇澄的散文风格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的文字变得更加深沉和内敛，每一句话都透露出他对日常生活的

---

<sup>54</sup> 金宇澄，《苍凉纪念日》，《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128。

细致观察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风格的转变也让他的作品变得耐人寻味。

### 第三章 金宇澄散文选材特色

金宇澄作为当代文坛杰出代表，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对细节的敏锐捕捉，为人们呈现了一幅幅生动而深刻的社会与人文画卷，其散文作品不仅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更通过独特的选材视角和细腻的笔触，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个人与时代的碰撞。金宇澄的散文，尤其是《回望》、《洗牌年代》等作品，以独特的选材特色和艺术魅力，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金宇澄的散文选材，既关注历史的宏大叙事，又不忘个人的微观体验。在《回望》中，他通过对父母生平的详细叙述，不仅再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更通过个人记忆的书写，让历史的碎片得以重新拼接，展现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历史叙述方式，既是对传统历史书写的挑战，也是对个人记忆价值的肯定，金宇澄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入手，通过个人经历的点滴记录，来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这种选材特色使得他的作品既具有厚重感又不失人性的温度。

同时，他的散文还善于捕捉时代下的个人生命体验。在《洗牌年代》作品中，他通过对小人物生活状态的细节描绘，展现了时代变迁对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上海这种城市的沧桑巨变，更通过个人的生命书写，让我们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金宇澄善于从细微之处入手，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复杂，这种选材特色使得他的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的深度又有浪漫主义的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金宇澄的散文作品充满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情厚谊。无论是《回望》中对父母在上海生活的叙述，还是《洗牌年代》中对上海社会风貌

的描绘，都让人们感受到了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情感，通过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将上海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为我们呈现出真实的上海画卷，这种对上海的书写，不仅是对城市历史的回顾，更是对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综上所述，金宇澄的散文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个人与时代的碰撞、城市与文化的融合等方面的描绘，让人们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和魅力。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笔者将进一步探讨金宇澄散文的双重主题内涵以及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书写，以便更加深入地理解其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时代价值。

## 第一节 金宇澄散文历史记忆与个人生命的交互

金宇澄散文创作构建起历史记忆与个人生命交互的复调空间，他始终以微观史的笔触游走于时代褶皱之中，在《洗牌年代》、《回望》、《碗》这三部作品里，金宇澄一边通过家族的故事，重新描绘了革命年代的历史面貌；一边又用普通百姓的生活画面，反映了时代变迁的深层动力。这种双重书写，让他的作品很特别：历史不再是空洞的大话，而是变成了每个人生活中的具体细节；个人的故事也不只是私人的小事，而是成了时代精神的细致体现。

金宇澄执着于捕捉私人具象的流水账，在弄堂里的痰盂声、苏州河的机杼声中打捞集体记忆。他笔下的老杨在红旗颂中卷缩身躯的瞬间，阿强在理发店镜前晃动的侧影，皆是将个人命运融入进历史的框架文学密码中。这些看似零散的碎片，经过金宇澄的拼接，显现的就像具有史诗气质的一部小人物编年史。当记忆书写与生命书写在文本中交织共振，既完成了对消逝时光的抢救式保存，更实现

了对时代本质的诗意叩问，这种独特的叙事策略，使金宇澄散文成为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精神史的重要棱镜。

## 一、述说历史的个人记忆

《回望》的写实性力量源于其对个体生命史与集体记忆的相互交织，在王妍妍的〈金宇澄回望的历史书写〉中曾提到“历史学家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往往关注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sup>55</sup> 身为文学家的金宇澄，其独特之处在于他的观察视角与其他作家不同。《回望》聚焦于常被作家们忽略的生活细节与真实，借助个人经历视角，生动地再现了历史中鲜为人知的社会风貌。金宇澄在《回望》一书中写到：“人的全部印象，连带记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都消失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是在周而复始替换这些印象中，最后彻底死去的。”<sup>56</sup> 也许在他看来，用文字来记录父母以及在上海所经历的那段岁月，正是为了抵抗印象的消失，以回望留住几代人的记忆，来延续他们的生命。

《回望》的第一章是〈我的父母〉，本篇运用第三人称视角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人们展现了其父母的生平经历，并在第二章〈黎里·维德·黎里〉中，由金宇澄本人回到老家黎里的重游引出的家庭往事，对父亲的人生经历进行了一遍梳理，加入了一些生活样本与精彩的故事，展现了当年动荡变化的历史。第三章〈上海·云·上海〉通过运用母亲的第一人称视角，配合日记、通信，勾勒母亲自出生以来一直到1966年的人生经历，同时也叙述了这段历史的记忆。最后一章〈我们回望〉回归到了金宇澄自己的视角，将自己的青春岁月与父母的青年时代相

---

<sup>55</sup> 王妍妍，〈个人记忆下的革命史与生活史——试析金宇澄《回望》的历史书写〉，《宿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页65。

<sup>56</sup> 金宇澄，〈我的父母〉，《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17。

对照，在父亲和母亲的青春岁月里，一段段人生经历就宛如无数条支流巧妙编织成网，将他们两人的叙事分别展开，再慢慢交汇到一起，描绘出一段特殊的历史侧影，最终融入到历史的长河当中。

金字澄的父亲与母亲，身上积淀了深厚的历史记忆，通过对他们的个人历史记录和亲身讲述，能够洞察到他们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历史的种种考验以及坚定的革命信念，也为此让他们付出了血汗与生命。此外，这些珍贵的记忆还揭示了20世纪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中，一些逐渐被时间淡忘的细微之处。我替父亲和母亲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了父母在战争年代的成长历程和柴米油盐的生活琐碎，尽管这些细节最后都随风而逝，却也成了老一辈人心中最难以忘却的记忆书写，也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核心灵魂。这些点滴的生活片段，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者，被金字澄完整的拼凑出来，形成了一幅生动而真实的画面，这些记忆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使人们身临其境，金字澄不仅是在记录父母的生活，更是在保存一段历史。

金字澄在《回望》中展现了对历史记忆的独特诠释，其虚构性叙事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历史场景，实现历史记忆的文学化重构。然而有的又是经过戏剧化加工，例如对玄溟死亡场景的极端化描写，獭皮大衣与内衣裤的意象对比，将历史苦难浓缩为具有震撼力的视觉符号。这种艺术处理虽与战乱时期江南市镇的 actual 生存状态存在偏差（如腌货行仓库的细节具象化），却强化了历史记忆的荒诞感与悲剧性。

王妍妍在对金字澄《回望》的历史书写中有提到：“金字澄在《回望》中深情回望父母的青春记忆，为人们打开了有关父母的个人记忆，《回望》既是对父母生命存在的在见



证，同时也是对 20 世纪那段历史的最好见证。”<sup>57</sup> 金字澄在《回望》中除开描述父母经历的主线外，还运用了精湛的文笔描写了周遭人物之间的故事，在冰冷的文字后面，延伸出一个个波涛涌动、又不为人所知的历史。书中描述到，金字澄的父亲在杭州监狱押解时，监狱里进了一位身披獭皮大衣、出手阔绰的北方人，由于缺乏及时的援助，最终陷入了困境，形象憔悴，衣衫褴褛。在严寒中无助地挣扎后，因无法抵御寒冷而离世，死时身上穿着仅有的一套内衣裤成为了他最后的陪伴，日军侵占吴江，镇里迫于压力将无亲无眷的尼姑用菜贩小船运去做慰安妇。

“一九四五年初，父亲回镇料理祖父的丧事，据某同学称，玄溟最后已经食宿无着，流落街头，幸亏腌货行一老师傅动了怜悯，把这位昔日的少东家接入仓库，在堆置腌货的地坪旁铺了稻草，容他遮风避雨暂进两顿粥饭，但毫无办法满足其鸦片烟瘾，最后的玄溟，是瘾发哀号而亡的，死时才二十五岁。”<sup>58</sup>

在另外一方面，这位年轻的医生又敢于在抗战期间向中共地下人员传递情报，成功帮助他们转移。

“文潮未婚，殉难时年方二十三岁。虞仞千亦同日遇难于马腰桑林中，尸骨无存。同天被杀的还有庄浜马希仁家房东等数人。”<sup>59</sup> 这些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此的渺小，除了身边的人、一起工作认识的人，几乎没有人会记住他们，而在金字澄的笔下，通过一段段的故事碎片将其串联起来，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些人在当时是多么的无助，让人们感受到的是这些看似稀疏平常的故事，它们的背后可能藏着更多令人心惊的事实，作者通过虚构烈士兵的形象与玄溟等失败者的对比，构建出历史记忆的复调结构，这种不仅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更暗示殉道者被铭记，而普通受害者

---

<sup>57</sup> 王妍妍，〈个人记忆下的革命史与生活史——试析金字澄《回望》的历史书写〉，《宿州学院学报》2018 年第 9 期，页 68。

<sup>58</sup> 金字澄，〈黎里·维德·黎里〉，《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 142。

<sup>59</sup> 金字澄，〈黎里·维德·黎里〉，页 54。

的苦难同样需要被回望。

同时通过原型再造，将书中烈士兵形象与玄溟等失败者形成复调叙事，殉道者被铭记的集体记忆与无名受害者的个体苦难并置，揭示了历史选择的复杂性，这种对比并非消解历史的真实性，而是通过创造可感知的历史氛围，让读者在情感共鸣中完成对集体记忆的再认知。

金字澄在《回望》中构建了大量有关虚构性叙事的内容，例如：〈我的父母〉里有提到：“无数的人，无数双手，在无数的书册中翻寻，空气中充满浓重的旧纸霉味。他立刻明白，此番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书了，找不到他喜欢的一巨册铜版纸《浮士德百卅图》。”<sup>60</sup>从这里可以看出金字澄直接揭示了人物内心的失落与无奈，那本《浮士德百卅图》不仅是具体的物品，更象征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记忆与情感寄托，找不到书意味着个人记忆与历史的某种断裂，突显出个体在历史面前的渺小与无力，强化了历史记忆的模糊性与难以把握。

“在晚饭前的那段平静黄昏中，父亲开了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用放大镜看那些小字。他已经八十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sup>61</sup>

这段文字的描写充满了艺术张力，过去的历史如同廿四史中的小字，承载着无数的故事与记忆。金字澄通过平静黄昏这一特定的时间设定，营造出一种宁静而又略带忧伤的氛围，而父亲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用放大镜看到那些小字的动作描写，生动地展现了父亲对过去的专注与执着。

在艺术象征意义上，父亲的形象代表着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老去的人们，他们曾经对未来充满憧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在回忆中找寻慰藉，这体现

---

<sup>60</sup> 金字澄，〈我的父母〉，《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9。

<sup>61</sup> 金字澄，〈我的父母〉，页19。

了历史对个体人生的深远意义以及在面对历史时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无奈感。

“三轮车在广阔的大道上驰骋，回望紫金山石头城的政治部大院、中央博物院、田野绿树，渐渐离我远去。别了，我留恋你们，你们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满怀空虚到了这里，面对你们曾经多么陌生，一切将改变了，过去的不再复回。”<sup>62</sup>

将紫金山石头城的政治部大院、中央博物馆等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与个人的人生转折点相联系，在艺术构思上独具匠心。这些历史场所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存在，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承载着过去的岁月和故事，金宇澄通过回望这一动作，将读者带入到母亲的视角里，让读者一同感受到那种对过去的留恋与不舍。而别了，留恋你们，你们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则直接展现了母亲内心深处的情感，这种情感真挚而动人，能够引发读者和的共鸣。对过去的留恋以及过去的不再复回的感慨，体现了历史记忆对个人人生的深刻影响。

在艺术效果上，他让人们意识到历史不仅仅是一段冰冷的文字记载，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紧密相连的情感纽带。同时，也展现出面对历史变迁下时代个人内心的复杂情感，既有对过去的不舍，又有对未来的迷茫，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使作品具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金宇澄在《回望》中通过对多个场景的虚构细腻的描写，成功地展现了其对历史记忆的独特诠释。这些描写在艺术手法上运用了象征、白描等多种技巧，从不同角度构建出充满张力的历史场景，实现了历史记忆的文学化重构，无论是个人在历史书册中寻找记忆却得不到的失落，还是在人生转折点上回望历史场景所引发的感慨，亦或是老者在黄昏中回顾历史书籍所体现的人生反思，都深刻的揭示了历史记忆与个体人生之间的紧密联系。

---

<sup>62</sup> 金宇澄，〈上海·云·上海〉，《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 256。

金字澄的作品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意义，他的文字不仅仅是为了艺术的表达，更是为了记录和见证一个时代的变化，让人们能够通过他的作品去重新审视和理解那个特色的历史时期。在他的笔下，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挣扎求生的人们变得生动而真实，他们不再是遥远和模糊的历史人物，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故事的个体，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描绘和情感展现，让人们能够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理解他们在历史的浪潮中无奈的挣扎。这种历史的见证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启示，他的作品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历史的残酷性。

金字澄的《回望》以其独特的双重叙事策略，在历史记忆的深海中打捞起被遗忘的微光，虚构重构赋予历史记忆以文学的生命力，而写实记录则锚定着记忆的伦理根基。这种叙事则证明，真正的历史书写不是对客观史实的简单复述，而是通过创造可感知的历史氛围，让消逝的记忆在文字中重新获得生命体征，当个体记忆与集体叙事在文学场域中相遇，历史便不再是冰冷的编年史，而成为流淌在文字血脉中的生命记忆。

## 二、时代下个人的生命书写

金字澄在〈上海人困觉〉中提到：“**细节是细微的时代史，私人具象的流水账。**”<sup>63</sup>金字澄在自己的作品中注重文学的现实性，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关注着生活中所发生的细节，在探讨时代下个人生命的主题时，他喜欢将目光放于能得到感官和情感愉悦的微小事物上，以客观的视角捕捉时代浪潮下个人的日常生活，他的散文记录着对生活的点点滴滴，详细地描写了个人生命的体验，也正是这些微小的事

---

<sup>63</sup> 金字澄，〈上海人困觉〉，《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65。

物被逐渐放大还原，才能引起人们的思考。

在〈此河旧影〉中，作者非常细致地描述了上个世纪工人、船家还有普通居民的生活，精细到他们每一处具体的行动：上工、吃饭、吆喝等，如写女工：“一路留心脚底的烂泥、茭白壳，瞄一眼河浜风景，不知不觉走进车间，换下这一身打扮，掸灰，挂到铁丝衣架上，更衣箱里真正的工作服，一般洗得发白，打有补丁，干干净净。”<sup>64</sup>曾经那些混合的气味和嘈杂的声音都在这座悬崖式的大楼里不断传出：

““申新九厂”大楼，窗栏外钉有锯齿状挡板，每个尖牙、每条缝隙里飘动白颜色纱花絮，电线杆每一根木刺、螺丝钉，飘飞蚱蜢或者白鸽的翼状纱絮，机器彻夜轰鸣，巨型通风口嗡嗡嗡嗡吞入早春河面的湿雾，唾吐一阵阵白棉纱气味，机油气味，短袖女工的气味，气味一层一层，可以分别，瞬间搅散于马路和河堤之间。”<sup>65</sup>

各种背景声涌入，几乎是以一种众声喧哗的方式，在四面八方呈现大时代里丰富而又真实的细节，看似碎片化，却也正是金宇澄独具匠心的所在。

金宇澄所采取的视角是既可以深入其中，又能够保持边缘人的视角，他所关注的也恰恰是在这个时代中游走的群体。金宇澄重点刻画在大时代浪潮下被包裹的个体生命的挣扎，通过一系列真实生动的人生片段与琐碎的经历，展现了群体在这个时代所经历的磨难。金宇澄《洗牌年代》里有一篇叫〈锁琳琅〉，讲了一位上海弄堂里的老炮阿强，年轻时是车间工人，二十多年里工厂不断改制，他最后做了夜班看门，他一辈子单身，而文章恰恰讲的是他一生的各种爱恋，他的恋爱或者暧昧对象有已婚的邻居、短暂相聚的工友、人到中年的同事，甚至楼下洗头房的老板娘，金宇澄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写这些能引起街头巷尾间的讨论，也写出了其中蕴含的朴素情感。文中写到：

---

<sup>64</sup> 金宇澄，〈此河旧影〉，《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39。

<sup>65</sup> 金宇澄，〈此河旧影〉，页 39。

“当年阿强每一次下中班，是打开理发店前门上楼的，比走后弄堂近，他有钥匙，小店晚上七点就打烩了，他关了门，独自停在店堂中央，弄堂的路灯光斜照进来，一面一面镜子闪过年轻的侧影，荡漾女人的发香。”

“他晓得二楼邻居新娘子来娣已睡醒起身了，这样的空间结构，声音不算秘密，他晓得她床榻的位置，拖鞋和文胸放在哪边，有时，他意识来娣正透过楼板的裂隙，静看下面他仰脸假寐的姿势。”<sup>66</sup>

文中还有一段讲述阿强在公交车上所遇见的，他见一个妇人提着两个大袋，得知是要去洗衣服，他就说他家有洗衣机，还说他一个人过日子，后来妇人真地跟他回了家，他醒来时听见水声“天还没有亮，听到楼下水斗里哗啦哗啦的水声，他知道妇人没有睡，她一直在下面洗衣，没用洗衣机。”<sup>67</sup>她还把洗好的湿衣服装入袋子，急匆匆地就要走。阿强的弟弟觉得家兄一直是怪诞的，说他就像是被关进老房子里的一个老怪物，但阿强心里其实是满足的。〈锁琳琅〉中通过对阿强生活的状态，与他人的交流以及时代的联系，展现出了阿强人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呈现出了上海旧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反映出了阿强虽然在生活上与时代有所脱节，但他颓靡流荡的生活状态却与上海这个旧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背后承载的是整个颓靡环境中的工人团体，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缩影。

〈琴心〉中的老杨本是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小提琴手，他热爱音乐，也熟读各类琴的制法，后来却因为时代的变故沦为东北农场工具房里的二劳改，在被监督的日子中失去自由，被迫将对音乐的一腔热情压制于心，在倾听上海北京过来的青年们在房里排练红旗颂时，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郁积已久的苦闷，站起身来同他们一起快乐地沉浸在音乐的氛围中，可当一个农场干部推门进来的一瞬间：

---

<sup>66</sup> 金字澄，〈锁琳琅〉，《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92。

<sup>67</sup> 金字澄，〈锁琳琅〉，页 102。

“老杨佝偻了身体，立刻矮下来了，他有感知，全身蠕起，像蝴蝶退回蛹里，非常迅速，改变样子，成为一个老农，是他一种麻木，一种熟练的条件反射，老杨用炉钩子不断弄火，变成原来的老杨，谦恭，一无所求。”<sup>68</sup>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无奈的流浪，老杨从上海到黑龙江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他的生活经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内心也在不断的挣扎。金宇澄通过对老杨的描述，展现出了一个被时代环境所压迫的个体，尽管老杨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但对于音乐的热爱依然是难以忘记的，这种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也让老杨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在〈多米诺 1969〉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城市的男女小青年都站在地头，他们从没见过这类组织和劳动氛围，不相信人身能发出如此巨大的动力效用。”<sup>69</sup>金宇澄通过描写城市青年对割麦场的陌生和怀疑，体现了城市生活与农村现实之间的差异性，这些青年在面对新环境时感到困惑与不安，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这样有序的组织 and 劳动氛围。通过这种对比方式，展现了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劳动和组织形式的认识差异，同时还反映了社会结构、文化交流之间的多样性。

总的来说，金宇澄的作品展现了他对个人生命书写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源于他对人性的洞察和对时代的理解，他着眼于那些在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小人物与小事，通过精准地捕捉他们日常生活上的细节，来展现这些个体是如何在庞大的时代背景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逐渐适应甚至改变自己所处的小时代。金宇澄的这种写作方式，不仅是在用微观的视角来审视社会变迁，同时也在关注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小人物，正是这些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变化，才能真实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风貌气息。这种关注小人物和小事的写作手法，不仅让他的作品充

---

<sup>68</sup> 金宇澄，〈琴心〉，《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59-60。

<sup>69</sup> 金宇澄，〈多米诺 1969〉，《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89。

满了生活气息，还赋予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在他的作品中，每一个微小的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每一个个体的经历都是时代变迁的缩影。因此，金宇澄的作品不仅是对个人生命书写的重视，更是对整个时代和社会的深刻反思与记录。

## 第二节 金宇澄散文的上海画卷

金宇澄关于上海的书写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基于其母亲的口述，由他本人整理而成的纪实性回忆录；其二，则是他在上海期间对这座城市的亲身观察与体验，以及在东北插队时期对上海的深情书写。

董学文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中提到：

“他主要关心的不是散文语言中的单个语词或法结构，而是对真实表达人们真情实感的日常用语的追求，然而现代散文中最好的例子是生活在自然中的人们对于本源情感纯朴、毫不文饰的表达。”

“它具有以下几个属性：一、自然语言是整个人类的语言；二、现在散文中最好的例子是生活在自然中的人们对于本源情感“纯朴的、毫不文饰的表达”；三、自然的语言是与“艺术”的特征互相对立的。”<sup>70</sup>

上述观点指出了散文创作应该追求真实情感的表达，使用日常语言，去捕捉和传达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的本源情感，这种创作方式不仅能够真实的反映人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是用自然、朴素的语言来表达情感。对于金宇澄而言，其散文世界的构建深受环境的影响，上海与东北两地的生活经历生成了金宇澄对地理的感知与记忆。

金宇澄的作品中，引入注目的是他手绘的上海地图与房屋，这些插画充分展

---

<sup>70</sup> 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145。



现了他对上海的深厚了解。金宇澄坚信，单纯的文字是无法全面的描写出上海的沧桑巨变，因此他选择通过手绘插图这一直观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上海几十年来发展与变迁。在他的三部散文作品《洗牌年代》、《回望》、《碗》中，都可以欣赏到几十余幅精心手绘的插图。例如《洗牌年代》中的插图有1974年吉他自制的流程图<sup>71</sup>、1964年上海北站洗脸刷牙的柜台<sup>72</sup>、金宇澄手绘苏州河的泸西桥景色<sup>73</sup>、2015年上海长乐路周边房屋的彩色俯瞰图<sup>74</sup>、2003年非折叠式躺椅时代等。<sup>75</sup>金宇澄之所以在作品中插入这么多手绘图，在他看来也是他对上海这座城市深刻感知下的自发记忆。

金宇澄尽管祖籍位于江苏黎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自幼便在上海这片繁华的都市中生活成长，仅在青年时期短暂的回到黎里居住，正是这段丰富的上海生活经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金宇澄的作品中，不难发现诸多上海元素，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生动记录，他对上海的日常生活有着详细的描绘，对方言的巧妙运用以及对城市地理的精准刻画，无一不流露出他对这座城市的深刻了解和深厚情感。

上海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不仅见证了金宇澄的成长，更承载了他年少时的珍贵回忆。即便是在东北度过的知青岁月，但那段远离家乡的艰难时光里，这些回忆也成为了他精神上的重要支撑。对于金宇澄而言，上海不仅是他生活的地方，更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将各种各样的上海元素融入作品之中，通过对情节的展开和人物的叙述，让人们感受到在不同身份、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上海的独特印象与深厚的情感，每个人物眼中的上海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正是金宇澄作品的

---

<sup>71</sup> 金宇澄，〈琴心〉，《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57。

<sup>72</sup> 金宇澄，〈上海人困觉〉，《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71。

<sup>73</sup> 金宇澄，〈洗牌年代〉，《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171。

<sup>74</sup> 金宇澄，〈嚎叫〉，《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179。

<sup>75</sup> 金宇澄，〈雪泥银灯〉，《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203。

魅力所在。

## 一、上海的记忆展现

《回望》是金宇澄在 2017 年出版的作品，它是一部关于其父母的纪实性回忆录。该书以父母的真实经历为核心素材，前半段详细记录了金宇澄父亲年轻时的种种经历，并附有众多他与同事、朋友间的往来信件。而书的后半部分，则是由金宇澄的母亲口述，他本人进行记录和整理的内容，这部分生动地再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后其父母的生活实景。

《回望》所呈现的上海历史画面，其时间线起始于外祖母迁居上海，并一直延续到 1966 年。相较之下，金宇澄在其它文学作品中关于上海的叙述，则是从六十年代为起点，一直描写到新世纪的时代变迁。这部散文是金宇澄对上海描写最为详细的作品，其中对上海的刻画跨越了近四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上海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而金宇澄母亲的上海经历，无疑成为了他描写这座城市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回望》中，通过母亲的视角，可以看到她随着生活的几次重大改变，如何见证并参与了上海的变迁。母亲在书中以这样的方式向人们介绍了她自己：“我曾名姚志新，一九二七年生于上海南市‘篾竹弄’。”<sup>76</sup>1927 年，对于上海而已，具有非凡的意义。在这一年的 7 月 7 日，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成立，不仅标志着大上海的正式诞生，更意味着这座城市开始迈向现代化大都市的行列。然而，历史的巨轮也在不断滚动，到了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金宇澄的母亲一家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了法租界的拉都邨二号新式石库门，并在那里安顿了长达半年之久。这里的生活环境相比较之前也没有了精致，例如：

---

<sup>76</sup> 金宇澄，〈上海·云·上海〉，《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 161。

“家里一直乱糟糟的，堆着被褥铺盖，晚上打地铺睡觉，做饭是用一种烧棉花秸秆的农家‘行灶’”

“我停学了一学期，大哥仍去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的工部局聂中丞华童公学读书，每天走路来回。”<sup>77</sup>

从上述可以看出，这时候的生活虽然过的很俭省，但还是可以穿着当下时尚的旗袍在天井里来回跳舞。

到了 1938 年全家搬到英租界的一个银行旧址，这座房子十分考究：

“两扇玻璃大门，三面临马路的橱窗。盥洗室有浴缸、抽水马桶。一楼二楼之间有一间原银行库房，厚厚的门，二楼四个房间，三楼有厨房，两间卧室，一间作坊，一个铁扶梯通屋顶大平台，夏天可以乘凉，眺望四周，最显眼的是马路中间一座高塔，即有名的大自鸣钟。”<sup>78</sup>

由此可见，上海作为远东的第一大城市，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而金宇澄的母亲正是在中国社会动荡的时期度过了她的童年。从她能够与父亲一同购物、游玩，甚至乘坐出租车兜风来看，其家庭条件显然十分优越。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她便生活在上海最为繁华、现代化的时期，优越的家庭环境让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新颖别致的事物。在她的童年认知里，上海的形象主要从日常生活和学校经历中得来。尽管她的感知范围有所局限，但她依然能够从中窥见当时上海的风貌以及上海人生活的精致。

1937 年，随着淞沪会战的爆发，上海逐渐陷入了敌手租界变成了一座孤岛。然而，到了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入了租界，原本由外国人庇护的租界也变得动荡不安。在这一时期，金宇澄的母亲对上海的感知更多地来源于她的学校生活，少年时期就读于思源中学，1941 年又转学到了南阳路爱国女中，

---

<sup>77</sup> 金宇澄，〈上海·云·上海〉，《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77-178。

<sup>78</sup> 金宇澄，〈上海·云·上海〉，页 178。

到了1942年，又再次转学，回到了思源中学总部继续读初三，每天她都会乘坐电车前往学校，开始了她在那动荡年代的求学之路。1943年，金宇澄母亲步入了高一的学堂，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唐凌生。他们共同参与了话剧的演出，还一起走进弄堂的识字班，助力女工们学习文字，尽管金宇澄的母亲与同学之间相处融洽，没有丝毫的架子，但她始终维持着自身的高雅修养。

在回忆中，她提及与男同学共享面食的温馨场景：

“他和申怀琪关系密切，我们三人曾到静安寺的百乐商场（现第九百货）“桃园”面馆吃大排面，这是我第一次和男同学在外用餐，大排有骨头，我觉得啃骨头样子难看，就把它分开夹到他俩碗里。”<sup>79</sup>

之后，金宇澄的母亲与唐凌生开始深入交往，他们一起逛公园，进行深入的交谈。在这个时期，母亲仍然是一个单纯而快乐的女学生，优越的家庭条件使她无需为生活琐事过多的担忧。这一点在金宇澄母亲的回忆录〈上海·云·上海〉中也得到了印证“我不懂生活的艰辛，即使最困难的敌伪时期，物价飞涨，民众吃‘六谷粉’，我家仍然衣食无忧，只是不吃大米了，每餐改为一冷九发硬的洋粳米，我没尝过吃不上饭的滋味。”<sup>80</sup>金宇澄母亲通过三十多年的珍贵回忆，描绘出了一幅别具一格的上海画卷。在她的记忆中，上海并非作家们常常描绘的那般灯红酒绿，而是既现代又充满温情的都市，她可以乘坐黄包车或出租车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享受看戏和购物的乐趣，还可以与外祖父共度欢乐时光。在童年的母亲眼中，那时的上海是平淡而由温暖的。

尽管四十年代的上海时局动荡不安，但在母亲的回忆中，这部分内容并未被过多的提及，只是在学校生活中简单穿插。解放后，政治色彩逐渐浓厚，上海

---

<sup>79</sup> 金宇澄，〈上海·云·上海〉，《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194。

<sup>80</sup> 金宇澄，〈上海·云·上海〉，页210。

的地域特色在这一时期并未得到突出的展现，而是透过一些独特的生活习惯，隐约流露出上海的独特元素。

## 二、上海的生活追忆

金宇澄创作上海书写的原因除了上海这座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影响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东北这一特殊地域中对于文学创作的想象萌芽与情感推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Holzwege*〉中写到：

“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彼此不可或缺，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全部包含了另一方，无论是它们本身还是两者的关系来说，艺术家与作品向来都是通过第一个第三者而存在的。”<sup>81</sup>

在笔者看来作品中所展现的上海生活对于金宇澄来说，就是他在上海书写中有关回忆上海形象的再次建构，而情感的体现则是金宇澄在文本中对于两个故乡的寻根。金宇澄本人对于上海的看法可以从〈碗—北方笔记〉窥见，这部作品以在东北的知青们的经历为题材，同时讲述了他们几十年后重返农场的感人故事。尽管故事背景设定在东北，但故事的人物却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因此在整个作品中，不难发现各种上海元素的巧妙融入。

〈穿过西窗的南风〉中金宇澄在乘坐轮船的途中偶遇了一位同样上海前往东北插队的女知青，尽管两人之间并未有过任何的言语交流，只是在甲板上遥遥相对，金宇澄却坚信她一定是上海人，这种判断并未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女知青身上所散发出的浓郁上海气息，尤其是在她的穿着打扮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的服

---

<sup>81</sup>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页1；原文来自于：Das Werk ist der Ursprung des Künstlers. Keines ist ohne das andere. Gleichwohl trägt auch keines der beiden allein das andere. Künstler und Werk sind je in sich und in ihrem Wechselbezug durch ein Drittes, welches das erste ist, durch jenes nämlich, von woher Künstler und Kunstwerk ihren Namen haben, durch die Kunst. Martin Heidegger, *Holzwege*, (Klostermann, 2003), 1.

饰风格，无疑透露出了她来自上海的独特身份和文化背景。例如：

“绿棉袄内另有藏青色的中式棉袄，戴鹅黄的项圈，那是上海流行的一种样式，细毛线织成四指宽的条状，两端缝有揪钮，围住脖颈（一般是中式的‘立领’），既是装饰，也相当保暖。”<sup>82</sup>

虽然女孩身穿的是与大家相同的绿色棉袄，但在服饰的细微之处，却流露了上海人对生活品质的独特追求，早在上海开埠之前，受苏州奢华风气的影响，上海人已在衣服与生活方面展现出一定的品位。胡祯芳在《金字澄的上海书写》中提到：

“晚清开埠后，上海成为当时最为时尚的大都市。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上西洋服饰传入上海，上海人又在服饰的创新上更加下功夫，上海的装扮风格引领了当时的时尚潮流。”<sup>83</sup>

即便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位女知青依然保持着对服饰的热爱与追求，正因为如此，金字澄仅凭这些细微的观察，就能断定她是来自上海的，因为在她身上所体现的，是上海人那份对时尚与品位的执着追求。

〈上海人困觉〉一文探讨了南北方在睡觉习惯及日常用品上的差异。文章开篇即指出，上海人习惯用困觉来表达睡觉，而东北则常说上炕。在描述睡觉时所铺的物品方面，金字澄通过上海小青年的视角进行叙述“来北方之前，他们睡上海地板、草席、竹榻、棕绷床、藤绷床、折叠床或者席梦思。”<sup>84</sup>上海毗邻苏杭地区，而苏杭素以盛产蚕丝而著称。因此，上海人在制作被面时，常选用天鹅绒或丝绸等高档面料。然而，在东北人的观念里，带着这样被子的上海青年很可能来自资产阶级家庭。

---

<sup>82</sup> 金字澄，〈穿过西窗的南风〉，《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23。

<sup>83</sup> 胡祯芳，《金字澄的上海书写》，（陕西：陕西理工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0），页13。

<sup>84</sup> 金字澄，〈上海人困觉〉，《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62。

当这些上海青年踏上东北的土地时，他们不仅带来了自己，还带来了许多具有上海特色的器物。金宇澄在作品中，详细列举了这些从上海运来的各种器物：“有旧写字台、旧五斗橱、镶镜“面汤台”、“骨牌凳”、传统木制马桶、搪瓷痰盂、广漆澡盆、脚盆。”<sup>85</sup>这些器物对农场来说尤为新奇，它们的到来为东北农场带来了一丝上海的气息。关于东北的作品，虽然表面上描写的是东北的生活场景，但实际上却深入刻画了上海人在东北的点滴生活，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可以说，正是这些生活在东北的上海人，共同构建了金宇澄心中的东北记忆。

“上海是他的根，所以当他离开这里时，就会无比想念，离开了这里才知道这里有多好。”

<sup>86</sup>身处在东北的金宇澄，每当看到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如衣服上的小装饰或某些生活习惯，总能从中嗅出独特的上海味道。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深深触动了他的记忆，唤起了对上海的回忆。

在金宇澄的访谈有提道：“像是一种异地恋，你离开了上海，比在上海的人都更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上海有多好。”<sup>87</sup>因此上海的形象就特别逼真，上海青年们竭尽所能地渴望回到上海，这不仅源于地域上的归属感，更源自于深层次的记忆归属，在金宇澄的这个时期，他眼中的上海与东北生活、东北记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不仅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交融与对比，更深刻地反映出他对上海生活的深刻怀念。

以上可以看出，金宇澄作为地道的上海人，与这座繁华的都市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海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不仅是他成长的地方，更是他内心的归宿。年少时的金宇澄，在这座城市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那些关于青春的

---

<sup>85</sup> 金宇澄，〈上海人困觉〉，页 65。

<sup>86</sup> 胡祯芳，〈金宇澄的上海书写〉（陕西：陕西理工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0），页 14。

<sup>87</sup> 顾文豪，〈金宇澄上海记忆从东北开始〉，《北京青年报》2018 年 8 月 22 日，第 6 版。[https://epaper.yinet.com/html/2018-08/22/content\\_300404.htm?div=-1](https://epaper.yinet.com/html/2018-08/22/content_300404.htm?div=-1)。上网检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22。

欢笑与泪水，都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后来，金宇澄离开了上海，远赴东北当知青，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正是对上海的思念与回忆，给予了他无尽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支撑着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多年后，金宇澄重返上海，他发现自己对上海的热爱从未减退，上海也成了他创作的重要源泉，在作品中各种各样的上海元素都被他巧妙地融入进了自己的作品中，这些元素通过生动的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叙述才得以完美地呈现出来。他的每一篇散文，都是对上海的一次深情告白，也是对年少时光的一次缅怀。在他的笔下，上海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情感的寄托和灵魂的归宿。

#### 第四章 金宇澄《洗牌年代》、《回望》、《碗》散文的隐喻手法

正如理查兹在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书中所提到的“隐喻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语言原则，通过观察就可以显示出来，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无法流畅的说完一段话，然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会话中都充满了隐喻。”<sup>88</sup>从这里可以看出，隐喻是语言的重要部分，它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语言，同时还能够让我们的表达更为生动，更容易理解。金宇澄的散文《洗牌年代》、《回望》、《碗》中，隐喻手法的运用不仅体现在文字的表面，更深入到作品的视角、场景和意象之中，从而形成了多维度、多层次的隐喻体系。金宇澄在散文中运用了视角转换、场景象征以及意象符号等多种隐喻手法来表达其深刻的思想与情感。视角的转换往往承载着隐喻的功能，通过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同一事物或场景，金宇澄能够赋予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从而

---

<sup>88</sup> I. A. Richards,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92.

自译，原文出自：That metaphor is the omnipresent principle of language can be shown by mere observation. We cannot get through three sentences of ordinary fluid discourse without it.



表达更为深刻的思想感情。场景的设置往往是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构成了隐喻的重要元素，通过描绘特定的场景或环境，金宇澄能够传达出更为深远的思想感情。意象符号的运用也是隐喻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赋予这些事物特定的象征意义，金宇澄便能够从中更好的表达情感。这些隐喻手法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思考空间。关注这些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差异，能够更全面地理解金宇澄极具巧思的隐喻手法以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特色。

## 第一节 视角转换的隐喻

多米尼克·戴泽（Dominique Desjeux）在 *Les sciences sociales* 中曾道：

“调查结果往往取决于观察者的位置，观察的条件、观察的视角以及某一视角对观察对象的筛选，随着视角的改变，参照点，事物的形态以及观察事物的方法都会发生变法，因而对现实的描述也会很不相同。”<sup>89</sup>

这一观点不仅揭示了视角转换在认知事物中的重要性，也为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叙事人称提供了理论基础。

视角转换，即作者在作品中选取的叙述角度，它决定了故事以谁的视角来讲述。这种转换不仅为作品带来了多样化的视角，丰富了作品的层次感，还让人们

---

<sup>89</sup> [法]多米尼克·戴泽著，彭郁译，郑立华校，《社会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1。

原文出自：peuvent devenir dépendantes pour un psy-chologue à son échelle d'observation et vice versa. C'est donc une méthode qui relève du relativisme méthodologique. Les résultats obtenus dans une enquête dépendent de la position de l'observateur, des conditions d'observation, de l'échelle d'observation et du découpage de la réalité à une échelle donnée. En fonction des points de vue, les points de repère, la forme des phénomènes, les méthodes et donc la description de la réalité peuvent changer. Dominique Desjeux, *Les sciences socia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4), 5.

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作品所要呈现的内容。通过视角转换，作者可以深入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作品更加生动且具有感染力。

茨维坦·托多罗夫提出：“转换正是差别和相似的结合体，它把两个事件联系起来，同时还保留各自身份，转换并不是双面体，而是具备双重意义的操作。”<sup>90</sup>

由此可见，转换视角不仅是理解作品的途径，更是解读各种人物活动的关键所在。将视角转换代入隐喻中，可以让生活中的碎片化经历相互连接，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在作品的建构过程中，隐喻和叙事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隐喻提供语义上的连贯性，使得作品在意义上更加完整，而叙事则通过结构上的连贯性，确保作品的每个部分在逻辑上紧密相连。两者在作品中相互协作，共同构成了一个稳固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隐喻和叙事通过不断的变化来强化作品间的连贯性，使得作品在整体上呈现更加紧凑和有力，因此，视角转换、隐喻与叙事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金宇澄丰富的散文内容。

金宇澄在创作时，经常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这种方式使得叙述者能够直接且自然地洞察到人物内心的复杂情绪。例如《回望》中，金宇澄通过母亲的自述，展现了父亲失踪后她内心的绝望与挣扎，以及重逢时的喜悦与激动。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读者仿佛亲身经历了母亲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了她的痛苦与喜悦，从而增强了情感上的共鸣。例如，在描述父亲突然消失后寄来的信件时，母亲对信中提到的惊雷细节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和遐想：“记起八月八日那天晚上，上海下了暴雨，晚上九点左右，天空突然响了一个暴雷，巨大的雷声惊天动地，让我战栗，奇怪的

---

<sup>90</sup>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著，侯应花译，《散文诗学：叙事研论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页165。

原文出自：la transformation représente justement une synthèse de différence et de ressemblance, elle relie deux faits sans que ceux-ci puissent s'identifier. Plutôt qu'une unité à deux faces, elle est une opération à double sens : elle affirme à la fois la ressemblance et la différence. Tzvetan Todorov, *Poétique de la prose*, (éditions du seuil, 1980), 132.

是他在信里说，那天也遇到了惊雷。”<sup>91</sup>这种叙述方式不仅让人们的情节发展充满好奇和不安，还使得人们能够与叙述者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共同体验那种期待与绝望并存的矛盾心境。

## 1. 一人称视角

在金字澄的散文作品中，他精心选择了第一人称视角作为叙事的主要方式，这一选择不仅关乎技巧，更深刻影响了作品的情感深度与读者的阅读体验。第一人称视角的运用，使得作者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直接性和自然性，深入探索并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情感层次。这种叙事人称的选择，为理解金字澄作品中的人物心理提供了独特的窗口。通过我的口吻，人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母亲在父亲失踪后的深切绝望与内心挣扎。正如在作品中所描绘自己母亲那样：“我二十八岁，一家子忽然没有了他，天塌了下来，今后日子怎么过？他又会是什么样结果？我可以对谁诉说？谁能帮助我？连续几天，一阵又一阵心痛，我似乎变成了一个重病患者。”<sup>92</sup>这里，第一人称我的使用，直接将读者拉入了母亲的内心世界，让人们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份突如其来的失去与无助，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金字澄通过这一视角，巧妙地将母亲的内心变化与叙述者的情感体验紧密结合，营造出一种既亲密又略带神秘的氛围，增强了故事的悬念与吸引力，进一步当母亲在码头附近与父亲重逢的那一刻，第一人称视角再次发挥了其独特的魅力。“我的手在颤抖，心在欢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我盼到了他，他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sup>93</sup>通过我的直接叙述，母亲内心的喜悦与激动被描绘的细腻入微，几乎可以触摸，这种第一人称的即使情感流露，不仅增强了情节的感染力，也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生动、曲折，长久地留在

---

<sup>91</sup> 金字澄，〈上海·云·上海〉，《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 290。

<sup>92</sup> 金字澄，〈上海·云·上海〉，《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 296。

<sup>93</sup> 金字澄，〈上海·云·上海〉，页 304。

人们的心中。

金宇澄通过第一人称视角，不仅展现了母亲从担忧到喜悦的情感转变，还让人们得以亲历这一过程，感受母亲每一个细微的心理波动。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加深了读者对母亲角色情感深度的理解，也促使读者反思自身在面对类似情境时可能的反应与感受，从而实现了情感上的共鸣与思想上的交流。

此外，第一人称视角的运用还暗示了不同角色对于同一事件可能存在的不同感知与理解。金宇澄通过这种叙事方式，鼓励人们在阅读过程中进行对比与思考，从不同角色的视角出发，更加全面地把握故事的全貌，深入理解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这种叙事策略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层次，也提升了人们的阅读体验，使作品成为每一次深刻的情感与思想的双重旅行。

## 2. 第三人称视角

金宇澄在创作时还运用了第三人称角，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在父亲的回忆录里，日共党员中西功的形象显得颇为矛盾，甚至有些表里不一，他常常在公共场合谈论国际问题，然而在被捕之后，他却迅速背叛党，泄露了大量情报人员的信息，这一行为让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在几十年后提及此事仍难以释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党史的记录中，中西功的形象却并非如此：

**“中西功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的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他曾是日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中共党员。在中共江苏省委和王学文同志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做出过不少贡献。”<sup>94</sup>**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父亲的记忆中，关露这位左翼女作家，虽然行事低调，但却为情报事业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她一直

---

<sup>94</sup> 金宇澄，〈黎里·维德·黎里〉，《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119。

被党内外的人们所误解和忽视。从一方面来说，这种误解和忽视反映出了历史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显露出了历史记忆在不同的角度中以及在政治立场下的不断变化。

金字澄在描述个人记忆中的矛盾冲突时，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同时也展现出了人性的残酷，金字澄通过对母亲视角的描绘，在父亲遭遇不幸后，周围人的态度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上海·云·上海〉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环顾四周，家人亲友之中，无一人可倾诉，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人对政治高度敏感，一切服从党，相信组织，任何人都不同情我，没人相信我的眼泪。”<sup>95</sup>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性的复杂，同时还引发了对大时代背景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态度的思考，金字澄所体验到的人情冷暖，不仅展示了情感的体验，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方式，通过这些经历，让金字澄在同龄人中显得尤为成熟，同时还展现出了对于历史和个人命运的思考。

此外，在《碗》这部作品中，小英的女儿特意从外地赶来参加聚会，与上海的阿姨和叔叔们一起踏上了前往东北的祭奠之旅。此次行程，不仅是对小英母亲亡灵的深切缅怀，更是两代青年人共同的追忆，其中也有老知青们对逝去的青春岁月进行了回忆。然而，金字澄在描述这一场景时，却是以冷静旁观的视角出现，其更像是一个记录者而非参与者，用平静的目光审视着这场规模浩大的祭奠之旅。

“对老知青们而言，在这一集体性的文化创伤下，他们即使离开东北返回家乡，但还是没有真正意义上掌控自己的人生，历史的巨大冲击还远没有走完它的历程，直至今日仍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sup>96</sup>

---

<sup>95</sup> 金字澄，〈上海·云·上海〉，《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296。

<sup>96</sup> 杜宁馨，〈论金字澄的“在体化”写作——以《碗》为例〉，《阴山学刊》2021年第1期，页21。

在金字澄的观察下，老知青们的重返以及所声称的青春无悔，并不是对过去理想化岁月的回忆与确认，而是更深入地反映了这一代人对于自我身份的展现。这些知青们情绪激昂，既想通过彼此来验证自己的过往，又因为个人的成见和现实生活身份的多样性而产生分歧，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了错综复杂的隔阂。

其中一部分人是因为生活上遭遇多次挫折，将农场岁月视为人生巅峰，不断讲述并强调这段经历，试图将其塑造为永不褪色的精神象征；然而，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深切地体会到了农场生活的艰辛，但为了确认自身的价值和地位，也倾向于美化这段记忆，从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成就感。金字澄通过对老知青们频繁提及知青记忆的行为进行审视，有力地打破了知青叙事中的美化倾向，揭露了青春无悔这类响亮口号背后可能隐藏的幻象。在〈碗——北方的笔记〉中提到：“当兵的谈连队，犯罪的讲牢饭，下乡的一开口，可谓‘青春无悔’，其实长夜如磐，人的一生是有悔的，然而肠子悔青，同样无人理会。”<sup>97</sup>不可否认的是，金字澄对知青问题的思考颇具深度，他对于知青生活的回顾和叙述，并非仅仅为了给自己的那段岁月贴上青春无悔这样简单的标签，而是致力于探寻那些被口号所遮蔽的真实感受。这种对知青叙事的深入剖析与反思，早在他初期的知青小说中便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上述内容外，《洗牌年代》中的篇章也是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它通过对话和行动来推进故事，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逐个讲述，以人物各自的语气、举止和着装来展现他们的环境和生活状态。在体裁上，它汲取了传统话本的特点，对细节进行生动传神的描绘，让人们仿佛亲眼所见，而在描述过程中则很少加入作者的议论，文笔简练而有力。尤其是在〈穿过西窗的南风〉这一节中，金字澄精心刻画了一个被下放到东北的上海女青年的形象，他将焦点放在这个女青年的每一

---

<sup>97</sup> 金字澄，〈碗——北方的笔记〉，《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98。

个动作和衣着气质上，通过对女青年的描写，揭示出她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

“看上去，她是注意修饰的，绿棉袄内另有藏青色的中式棉袄，戴鹅黄的领圈，那是上海流行的一种样式，细毛线织成四指宽的条状，两端缝有揪钮，围住脖颈，既是装饰，也相当保暖。”

<sup>98</sup>通过观察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女青年的举止言谈和气质风度，展现了她内心的世界和生活状态。然而，在《洗牌年代》中，有许多的单篇章里，金宇澄都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展现了小说片段中的人物情节和语言，与常见的散文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独特的叙事风格，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也加深了人物和故事情节间的联系。

综上所述，金宇澄在文学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视角的转换，这种叙事手法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层次，也深化了其对历史与人性的探索。第一人称视角让我们得以近距离感受人物的内心世界，增强情感共鸣；而第三人称视角则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让我们能够从宏观角度理解故事的走向和人物关系，这两种视角的相互交织，构成了金宇澄作品中独特的叙事魅力，也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不断领略历史与人性的深邃与复杂。

## 第二节 场景象征的隐喻

在分析金宇澄散文中的象征手法之前，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象征，黄晋凯在《象征主义·意象派》里说过：“这个词引申出自己的含义，直到它意味着形式对思想，有形对无形的一切约定俗成的表现，在象征中有隐蔽亦有揭示，于是通过沉默和言语合力作用，就产生了双重意义。”<sup>99</sup>在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里，作家们如同寻宝者，精心寻觅那

---

<sup>98</sup> 金宇澄，〈穿过西窗的南风〉，《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23。

<sup>99</sup> 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象征主义·意象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页97。

些能与自己灵魂共鸣的象征之物，以此为笔，勾勒出内心世界的斑斓画卷。这一过程，不仅考验着作家的洞察力，更是心灵与世界的深刻对话，需经过无数次的推敲与磨合，才能让象征之物与情感紧密相连，融入作品之中。

金宇澄这位文学的大师，在其作品〈上海水晶鞋〉一节中，以象征为笔，绘就了一幅城市变迁的心灵图谱，他笔下的场景，如“音乐声忽然钻过简的内心，慢慢流淌起来，迎对冷风，简回顾蹉跎的南京西路，偶然发现波特曼的顶楼，冒出一只黑毛茂盛的粗手，噢，是机房排出一股柴油烟雾。”<sup>100</sup>这不仅是对城市面貌变迁的直接描绘，更是对时代更迭、记忆消逝的深刻隐喻。音乐，作为时间的使者，唤醒了简对往昔繁华的记忆，而南京西路的今昔对比，则象征着城市发展的双面性——繁荣与衰败并存，希望与失落交织，波特曼的楼顶与烟雾，更是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与人性疏离的象征，它们如同城市的暗影，无声诉说着发展的代价。

金宇澄通过这些充满象征意味的场景，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超脱的文学世界，让人们在压抑与沉重的氛围中，感受到城市变迁带来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人心深处情感与记忆的迁徙。这样的场景，不仅是城市风貌的象征，更是时代精神的镜像，映射出主角简对过完的眷恋与对未来的迷茫，是她内心世界复杂情感的直观表达。

进一步深入金宇澄的作品，会发现象征不仅限于场景的描绘，更多的是对人性、命运及生死的深刻剖析之中。他以狭窄压抑的空间为笔，勾勒出死亡的轮廓，正如在〈碗——北方笔记〉中那副图片一样。在井下，我需要承受的不仅是来物理空间的幽闭和围困，更是感受到精神世界的压抑和迷惘，以及随时可能被夺取光明的心理危机和不安。那口深邃的井，不仅是知青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小英生命

---

<sup>100</sup> 金宇澄，〈上海水晶鞋〉，《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192。



的终点，象征着生命的脆弱与命运的无常。井，这一具象的存在，被金宇澄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它既是物理上的囚禁，也是精神上的枷锁，象征青春被束缚与梦想的陨落，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普遍困境与心灵压抑。

在金宇澄所经历的青年时代，尽管人们的身体并未受到明显的物理限制，但心理上的孤立感却远胜于现代社会。金宇澄曾在访谈中说：“因为我的青年时代和各位不一样，我的青年时代，和我同龄的人死的很多，尤其是因为朝夕相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知道的这些所谓的死亡是非常不同。”<sup>101</sup>那是一个充满反常的年代，许多同龄青年由于种种原因，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不幸离世，这种生命的脆弱，使得人们更容易陷入迷茫和无助的悲观情绪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宇澄通过自己的文笔，将这些真实而深刻地感受融入到他的作品之中，使得他的作品不仅仅是对生活的描绘，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反思。

在《碗》的故事情节中，我作为主角深入井底，面对的是恐惧与未知的深渊，那银币大小的白点，不仅是井口的光亮，更是生的希望与死的诱惑的象征。井，以其古老而沉重的姿态，诉说着束缚与挣脱、生与死的永恒主题，成为青春悲剧的见证者，以下则是对井的描述：

“我仰面上望，是一个硬币大小的白点，井沿和井辘轳就在 30 米以上的高处，井口不断坠下水滴，四溅开来，声音绝对震耳。我的世界，凝结于这一小块白点上。”

“我难以把握它，仿佛重返这白色硬币的世界，极其困难了，F 在地面上只需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盖没它，封堵它。”<sup>102</sup>

从汉字井的字形来看，它宛如一幅古老的枷锁，似乎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历史。

---

<sup>101</sup> 顾文豪，〈金宇澄上海记忆从东北开始〉，《北京青年报》2018 年 8 月 22 日，第 6 版。[https://epaper.ynet.com/html/2018-08/22/content\\_300404.htm?div=-1](https://epaper.ynet.com/html/2018-08/22/content_300404.htm?div=-1)。上网检索日期，2024 年 2 月 29。

<sup>102</sup> 金宇澄，〈碗——北方笔记〉，《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 8。

在这篇散文中，井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场景更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青春的束缚与囚禁，是一个充满了死亡气息的空间意象。

而在《回望》中，家具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柚木圆台的幸存与梅花桌子的流失，不仅是物质上的得失，更是精神世界的象征。在〈我的父母〉中写道：“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sup>103</sup>柚木圆台象征着家族记忆的延续与坚守；而梅花桌子的消失，则象征着优雅岁月的逝去与无法挽回的遗憾。书橱，作为知识的殿堂，不仅承载着父亲的智慧与理想，也象征着文化传承的力量与个人空间的神圣不可侵犯。金宇澄由书橱中书的来源联想到了一实一虚两个空间：“实的是库房空间——文革中用来堆叠查抄的图书；虚的是人生经历——附带在个人图书中。”<sup>104</sup>这种由实到虚的联想，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书籍对于个人空间的拓展和延伸，更让我们意识到书籍中所蕴含的人生经历和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政治运动中的图书查抄，不仅是对物质空间的破坏，更是对个人历史与精神的粗暴干预，象征着时代洪流中个体的渺小与无奈。

这种割断不仅意味着图书本身所带有的人生空间被遗忘，更意味着个人的人生经历无法因为发还图书而恢复。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不仅是对个人空间的侵犯和破坏，更是对人生经历的漠视和否定。在〈我的父母〉里提到“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图书与主人家的联系，早就被彻底割断，每一个来着，此刻都在怀念着过去。”<sup>105</sup>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拿到的都是带有其他人的人生经历图书。他们无法通过这些图书来完整地还原和体验原主人的人生经历，而只能通过书页上的痕迹来想象和揣测别人曾经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这种想象和揣测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

<sup>103</sup> 金宇澄，〈我的父母〉，《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3。

<sup>104</sup> 丁茜茜，〈推开空间的门——读金宇澄的回望〉，《上海文化》2017年第7期，页49。

<sup>105</sup> 金宇澄，〈我的父母〉，《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9。

但是却无法替代真实的人生经历和感受。因此，个人的人生空间在政治运动中坍塌在堆满被查抄图书的库房之中，成为无法挽回的悲剧，这种悲剧不仅让人们感受到政治运动对人生的破坏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也让人们意识到保护个人空间的重要性。

金宇澄通过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物象，不仅展现了个人命运的波折，更反映出时代变迁对社会的影响。他笔下的象征，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光辉与阴暗，生命的脆弱与坚韧以及在历史洪流中，人们对自我身份与归属的不懈追寻。

### 第三节 意象符号的隐喻

意象符号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和场景来表达的情感符号，它更多的是依赖人们的视觉、听觉等感官上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民族、政治、文化、经济等相调和的产物，还混合着各种不同的信息与内容。”<sup>106</sup>因此意象符号的隐喻性会让许多作家的作品更加丰富。彼德·琼斯（Peter Austin Jones）在《Imagist Poetry》中谈到：

“意象可以有两种，意象可以在大脑中升起，那么意象就是“主观的”，如果如此，它们被吸收进大脑熔化了，转化了，又以与它们不同的一个意象出现，其次，意象可以是客观的。”

“在两种情况中，意象不仅仅是思想，它是漩涡一般的或集结在一起的融化了的思想，而且充满了能量。如果它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它就不是我所谓的意象。”<sup>107</sup>

<sup>106</sup> 耿蕊，《南方与北方—金宇澄小说的地域书写》（黑龙江：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硕士论文，2021），页13。

<sup>107</sup> [英]彼德·琼斯著，裘小龙译，《意象派诗选》（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页40。原文来自：The Image can be of two sorts. It can arise within the mind. It is then ‘subjective’. Secondly, External causes play upon the mind perhaps, if so, they are drawn into the mind, fused, transmitted, and emerge in an Image unlike themselves. Secondly, the Image can be ‘objective’. In either case the Image is more than an idea. It is a vortex or cluster of fused ideas and is endowed with energy. If it does not fulfil these specifications, it is not what I mean by an Image. Peter Austin Jones, *Imagist Poetry*: Penguin

可以看出，意象在文学创作中是尤为的广泛和重要，不仅是思想的表达，更是思想的载体，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意象，作者都能够通过特定的意象符号，创作出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情感，意象的世界是很广泛的，任何物体都可以成为意象符号，这也为作家在创作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

然而，《洗牌年代》中，金宇澄的每个单篇章节，基本上都提到了上海这座城市，他将上海写成了一个充满活力与挑战的地方，同时上海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地方。金宇澄这种意象符号的运用，让人们对于上海有了更多地了解，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上海的复杂性。

除此之外，在金宇澄散文〈碗——北方笔记〉中有很多的意象符号，例如、坟墓、碗、火车、井等，这些意象符号在散文作品中组成了一个悲剧的世界。

例如坟墓作为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象征符号，在现实生活中代表着人去世，被埋葬的地方，而在金宇澄的作品中坟墓代表着精神的终点和历史的延续。在〈碗——北方笔记〉中金宇澄提到：“小英最后被埋没在了农场的青年坟地，这片著名的坡地里，当时已设有不少城市青年的坟地。”<sup>108</sup>我们可以看出，坟墓不仅仅是小英生命的终点，同时也象征了在那个时代下其他青年们的精神终点，坟墓还反映出了社会的历史意义，农场的青年坟地被描述成了坡地，暗示了这片农场地承载了许多人的记忆和历史故事，坟墓不只是逝去者的墓地，同时也是活着的人们对逝去者的缅怀之地。

碗作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物品，在今天看来，只是用于日常吃饭或者装东西用的，但是在金宇澄的笔下碗却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在〈碗——北方笔记〉中有写道，小英你还是快回到北方去吧，不要再来上海，你还在的话，你就把筷

---

Classics.(Penguin UK,2002),39-40.

<sup>108</sup> 金宇澄，〈碗——北方笔记〉，《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 17。

子松一松，如果筷子插在碗中直立起来，我们就可以冲出去，把这个碗彻底砸烂，只有这样，我们的烦恼才可以结束。从这里可以看出，碗寓意着他们生活的困境和烦恼，同时又代表着精神的枷锁，捆住了这些老知青们一代又一代，当筷子能够直立在碗中，他们就可以彻底摆脱烦恼，将碗砸碎，更是渴望能够解脱这个枷锁。碗在作品中更多的是承载了生活的压力，碗的大小和狭窄，呈现出了小英被社会不断压迫所展现出的压抑以及生活中无人救助的无奈，通过碗这一意象符号呼应了小英悲惨的命运。

火车象征着告别与重逢，同时也是时代的缩影，火车作为散文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它承载了人们的离别和重逢。在《北方笔记》中有写道：

“旅行中，小英的女儿一声不吭，低头折叠手里的东西，或静静的看着窗外，等她下了火车，站在陌生的哈尔滨月台上，她的相貌更是茫然，一大群北方的阿姨爷叔抢将过来，与上海的阿姨爷叔汇合，握手拍打拥抱。”<sup>109</sup>

在文中北方的爷叔与上海的爷叔在火车站相遇，这种场景反映出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交流与融合，在火车上可以看到许多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共同坐在一起，但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却截然不同，火车的车厢内外也构成了社会阶层的差异性，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不平等。火车作为连接不同地域的交通工具，见证了社会的变迁和不同区域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体现出了时代的发展。

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也是许多地方的生命之源。在金宇澄的作品中，井更具有复杂的象征意义，通过对井的描写，不仅揭示了时代的变迁，还映射了生与死之间的联系。在《碗——北方笔记》中金宇澄提到：“这里不可能

---

<sup>109</sup> 金宇澄，《碗——北方笔记》，《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 41-42。

呈现一个废弃的井沿，不可能荒废，不可能荒凉，不可能安排小英女儿独对此景，不可能静然，默然，怅然，井毕竟不是坟墓，只是通向坟墓的一个喉咙和一个进口。”<sup>110</sup>从字面上来看，井作为一个生活实施，在过去被视为生命的源泉，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生活需要的用水。然而，在金字澄的作品中，井却成为发现小英尸体的地方，这一场景的展现让井的意义发生了改变，通过对井的描写暗示了井与坟墓之间的关系，也暗示了生与死的联系，井不再是生命的源泉，而是通向死亡的入口，井口的腐烂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映射出曾经繁荣和作为最重要的实施如今已被人们遗弃，这种象征不仅揭示了井在现实生活中的变化，也寓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衰落。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金字澄在创作《碗》这部散文作品时，在里面运用了许多丰富的意象符号，通过这些意象符号，反映出了时代变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每一个意象都被金字澄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和象征意义，在这些意象当中，金字澄不仅展现出了时代变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同时还反映了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他们的差异，对于贫穷的人来说，碗或许是他们唯一的生存依靠，但是对于富裕的阶层来说，碗只是用于吃饭的工具，好坏对他们来说毫不在乎。金字澄的《碗》呈现出了，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犹如一个碗，承载着许多的不确定，而人们只能在碗中不断地去挣扎，试图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找到活下去的意义与价值。

此外，在《回望》这部散文作品中，它的意象符号就不只是文字的组合，同时也映射出金字澄内心世界的情感。在《回望》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意象符号例如具有代表性的书信、家具。

书信是金字澄在创作《回望》时最为重要的意象符号，它代表了人与人之间

---

<sup>110</sup> 金字澄，〈碗——北方笔记〉，页 49-50。

的交流和沟通，承载了父亲老一辈之间的情感交流。书信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依然是最为重要的交流渠道，他能够将人的情感，通过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在〈黎里·维德·黎里〉金字澄有写道：“只有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sup>111</sup>这句话暗示了书信中所蕴藏的深厚情感，在日常生活里，通过书信的方式来传递信息、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在金字澄《回望》的这部散文作品里，书信的意义被进一步加强，成为对过去和人际关系的重要象征，同时也是父亲和老一辈之间沟通的桥梁，承载了他们许多的情感交流，通过《回望》反映出了金字澄对家庭和曾经过往时候的深刻回忆。

家具作为意象符号在《回望》这部散文作品中被多次提到，它不仅是生活用品，更多的是承载了历史和情感的象征。在〈黎里·维德·黎里〉中提道：“**这里曾经的家具、字画已荡然无存。**”<sup>112</sup>家具在散文中曾多次出现，它不只是生活中的物品，更是承载着历史的象征，家具是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它记录着家庭的变化、岁月的沧桑以及人生的起伏。当家具消失时，也意味着曾经的时光也逐渐离去，通过家具这个重要的意象符号可以看出金字澄对曾经的生活和时代的变迁产生了感慨。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回望》中的家具、书信等意象，这些意象不仅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也代表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这些意象看似是简单的生活用品，其实它们还承载了金字澄对以前家庭、亲情以及成长经历的怀念与回忆，同时还赋予了这部作品深刻的情感意义，通过对这些意象的描写，让金字澄在创作《回望》时不仅展露出自己的情感世界，也展现出了对于这个时代变迁和个人命运的思考，他将自己的情感与时代相联系起来，呈现出了一幅丰

---

<sup>111</sup> 金字澄，〈黎里·维德·黎里〉，《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22。

<sup>112</sup> 金字澄，〈黎里·维德·黎里〉，《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24。

富的生活画卷，唤起人们的共鸣。

## 一、时空与空间的交错

正如杨珂在《金宇澄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中所言“金宇澄的前期作品，作者立足于自身在东北乡土大地的劳动经验，将主观的情感和外部的物象进行相统一，通过设置凝聚了对现实生存体验和困境的思考。”<sup>113</sup>从金宇澄的散文作品〈碗——北方笔记〉和〈苍凉纪念日〉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以自己在东北农场亲眼目睹女知青在井中不幸死亡的事件为创作原型，巧妙地通过多重视角进行叙述，同时对作品中的井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使其成为了连接历史与现实、生命与死亡的桥梁。

井的意象，在这两部作品中被分解成了知青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将这些知青紧紧困住，更似乎要吞噬他们全部青春与生命。意象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它是作家思维方式和创作方向的集中体现，在金宇澄的创作过程中，意象从构思之初便逐渐形成，并在不断的打磨与完善中，最终成为作品的核心，承载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陈剑晖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中强调：“散文作家在创造意象时，不能只停留在一个点即单象意象上，而是要让意识不断向前延伸、扩张，将几个意象连接起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多重意义空间甚至意象体系。”<sup>114</sup>这种建构意象的方式也被称为时空建构，它既包含物质层面的元素，又融入虚拟的成分，甚至还带有一种梦幻般的色彩，这种设计使得散文作品在表现人物内心的世界时，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特色。

在《回望》的开头有写道“他们那时候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

---

<sup>113</sup> 杨珂，《金宇澄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江西：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3），页 35。

<sup>114</sup>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页 164。



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sup>115</sup>这段对年轻时光辉岁月的描述，不仅营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更与后文中个人空间家具流失的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不仅是对财产流失的描绘，更是对优雅人生空间逐步瓦解和消失的深刻反思，暗示着历史变迁对个体生活空间的巨大影响。

另外，还在《回望》〈我的父母〉中提到：“父亲喜欢逛家具，1948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和一个旧的柚木小圆台。”<sup>116</sup>这些家具不仅承载着父亲的审美追求，更寄托了他对优雅生活的向往。然而，1966年的政治风暴却让这些家具被迫离开了它们原本所在的个人空间，这一事件不仅让家具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和价值，更让父亲深感物是人非的无奈与悲凉，这种无奈与悲凉，正式历史与现实交织下个体命运的真实写照。

时隔二十多年，当父亲再次想要寻找并购买那些漂亮的家具时，却发现自己已不再符合家具商的客户购买力评估标注。“物是人非，二十多年后父亲想再买回类似的漂亮家具时已然在家具商的评估中不再具有购买力，并因而显得缺乏鉴赏能力。”<sup>117</sup>这种能力的丧失对于父亲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它让父亲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衰老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失去了人生优雅从容的部分，然而他对优雅生活的坚守却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散。相反，他在晚年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这种追求不仅是对个人生活空间的执着，更是对历史与现实交织下个体命运的抗争。

这种无法还原的遗憾和失落感深深地烙印在父亲的心中，也成了他晚年生活中无法抹去的一部分。在〈我的父母〉中金宇澄写道：“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图书与主人间的联系，早就被彻底割断了。”<sup>118</sup>金这句话见解而深邃，传达了历史变迁对个人

---

<sup>115</sup> 金宇澄，〈我的父母〉，《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2。

<sup>116</sup> 金宇澄，〈我的父母〉，页3。

<sup>117</sup> 丁茜茜，〈推开空间的门——读金宇澄的回望〉，《上海文化》2017年第7期，页49。

<sup>118</sup> 金宇澄，〈我的父母〉，《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9。

生活空间造成的无法弥补的遗憾。在文学作品中，意象作为隐喻的载体，正是这种遗憾和失落的集体体现，金宇澄的散文善于运用意象符号的隐喻，将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之美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此河旧影〉中，他通过交通工具的声音这一意象，将上海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巧妙地串联起来。正是基于上海城市发达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这种隐喻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散文的内涵，也使得作者的情感和观点得以更加生动、深刻地表达。例如：“沪西苏州河，紧靠沪杭铁路线与中山北路，是一河、一铁道、一路并列，朝西延伸到中山桥方面才错开一铁路扭头南行，跨越老铁桥，河床则转朝周家桥、北新泾方向，各走各世界。”<sup>119</sup>

其魅力在于其巧妙地运用了时空交错的手法，将来自不同主体的声音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意象群落，进而构建出一幅立体的时空画卷。王进在〈谈散文画面的组接技巧〉中提到：

“散文的画面不是直观的，读者要在阅读的同时进行再造想象，才能在头脑中形成画面。”

“散文蒙太奇的运用有一定的随意性，可在全篇运用，也可以用于局部，一切由表达的需要来决定。”<sup>120</sup>

这种表现手法与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也通过类似的手法，将声音与时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感受到城市的韵律与节奏。

〈此河旧影〉中的河，是苏州河在沪西形成 M 字曲线的部分，这里曾是棉纺织工业的繁荣之地，吸引了无数来自苏、浙、皖等地的百姓前来讨生活。根据邹依

---

<sup>119</sup> 金宇澄，〈此河旧影〉，《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41-42。

<sup>120</sup> 王进，〈似断实连的艺术画卷——谈散文画面的组接技巧〉，《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 2 期，页 117。

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中所提到：“1930年到1936年间，上海华界农业人口约占总人数的10%左右，工业约占总人口的20%左右，1932年商业人口略有减少，其余年份约占总人口的10%左右，最多的人口为家庭服务业，约占总人口的20%上下。”<sup>121</sup> 金字澄以幽默地笔触指出，外地人登陆上海滩的第一站往往不是十里洋城的外滩，而是黑烟迎面，乡音四起的滩地。这里，三湾一弄成为了本地与外地文化互动场，展现了历史与现实交织下上海多元文化的魅力。

即便距离繁华上海滩近八公里，〈此河旧影〉中的世界依然充满喧嚣与活力，丰富多样的口音是这里的一大特色，自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来自苏北地区的移民涌入上海，他们成为了棚户区的主要居民。这些地方与苏北乡镇有着深厚的感情联系，苏北话、上海口音、淮扬口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独特的语言画卷。

“汽笛嘶嚎和哐当声里，床脚像颓然跌落到了铁轨里晃荡、加速、颤抖，最后就于幻觉中疲惫醒来，看一眼挂钟，摇几下蒲扇，揩汗，吃冷开水、大麦茶，远听的火车鸣叫，是带有心意难平的激进姿态，尖锐的高音区，英武、急迫，也孤傲无奈，集聚为就寝的记忆重点，紧接着是低音部，复杂浑厚的船鸣，一种安抚支持的屏障，单双簧管柔和短音，悠扬的法国号开阔而平静，轻度麻醉，交错、回荡，化为了一体。”<sup>122</sup>

在金字澄的笔下，苏州河、沪杭铁路、中山北路三线并行向西延申的空间里，听觉世界尤为丰富。泊船汽笛的雄浑低音、铁皮火车的轰鸣声、黄鱼车夫疲惫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上海人不同生存的意象符号。这些声音不仅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记录，更是对上海这种城市独特的韵律与节奏的生动诠释。

在《碗》这部作品中，金字澄更是巧妙地将生命隐喻与历史现实相结合，通

<sup>121</sup>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页33。

<sup>122</sup> 金字澄，〈此河旧影〉，《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43。

过井、碗与坟墓着三个核心意象，将文本贯穿始终。金宇澄在〈碗——北方笔记〉写道“我铲起的泥沙里，一定有你的头发，你的眼泪，你的纽扣和你留下的气味与痕迹。”<sup>123</sup>这些意象不仅跨越了不同的时代、生者与亡灵，还连接了当下与未来的生命体验，对于上海的青年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北方的井。在文本中，井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小英的死亡之地，更是一个通往实在界的创伤性象征：“井台毕竟不是坟墓，只是通向坟墓的一个喉咙，一个进口。”<sup>124</sup>小英的墓碑已经破烂不堪，唯有这方井口仍然屹立不倒。它不断地提醒着前来悼念的人们，二十年前，那个曾经充满活力、不懈挣扎的生命是如何在一个寂静的夜晚选择在这口井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叙述不仅令人感到悲痛和惋惜，更引发了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深刻反思以及对历史与现实交织下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怀。

## 二、静止与运动的结合

意作为作家的内心世界和自我表达，始终处于持续的运动状态，而象作为意的载体，也随着意的流动而逐渐发生变化，这就是根据意识的流动来构建意象的过程。潘华琴在〈意象：记述经验的符号——理查兹的意象观探析〉中对理查兹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书中提到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解释，潘华琴认为：“意象是一种修辞效果，指的是对事物加以形象化的描述，同时也是有关事物的感觉信息经过知觉处理后，呈现于心灵的感性形象。”<sup>125</sup>在构建散文意象时，作家不仅要关注意的流动和变化，还要通过象的运动来呈现这种变化。同时，作家还需要在动静之间寻求平衡和统一，以此来创造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散文作品。

金宇澄这位独特的作家，擅长捕捉那些灵动且跃然纸上的意象，他笔下的世

---

<sup>123</sup> 金宇澄，〈碗——北方笔记〉，《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6。

<sup>124</sup> 金宇澄，〈碗——北方笔记〉，页50。

<sup>125</sup> 潘华琴，〈意象：记述经验的符号——I·A·理查兹的意象观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页45。

界总是鲜活的，仿佛每一个细微的描写都能勾画出一幅不一样的画卷出来，意境深远，孤绝而静美。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象的运动与意的静止相互映衬，这种巧妙的结合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灵动性。比如他描述上海小弄堂里的棕树：

“植物相同于人的地方，比如长在上海小弄堂里的棕树，身材就越发苗条，似乎不需要一个平方，就够它长高，它们的模样依旧是原属特征，同样满身棕毛，蓬头垢面，除非有割棕者上门为它做清理。”<sup>126</sup>

通过这样的描绘不仅可以感受到棕树的生动形态，同时也人们体会到了作者内心情感的涌动。金字澄的文本不仅仅体现在对动态意象的捕捉上，他更擅长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构建出一种慢的境界，让人们看到了那些常被忽视的美好。

比如，金字澄在〈绿细节〉这样写道：“广玉兰散发出甜瓜的浓香，也意味梅雨当季了，这种高树的气息和花瓣的洁白度，与栀子、白兰、茉莉相仿，也许把它们混合鲜奶、香草粉、薄荷，能做甜点心。”<sup>127</sup>在这里，梅雨与花的交织构成了一个极富动态性的意象，它既是庭院里日常可见的生活缩影，又生动地展现了大自然中气流的运动变化。

在杜真真《刘亮程散文意象的诗性建构》中曾提到：“象作为意的依托物也会随着意的流动而运动，即依照意识流动而营造的意象，从艺术的审美角度来说，有静的描写，有静的场面，也有动的渗透，形成动静相对、相依、相存。”<sup>128</sup>金字澄的作品中有许多植物的描写，他擅长用以静制动的手法，来让这些在视觉上呈现出的静态意象，在他的笔下富于跳跃的生命力。例如〈绿细节〉里的描述“金银花，牢牢攀附在墙头屋角

---

<sup>126</sup> 金字澄，〈绿细节〉，《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15。

<sup>127</sup> 金字澄，〈绿细节〉，《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16。

<sup>128</sup> 杜真真，《刘亮程散文意象的诗性建构》（南宁：广西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15），页 30。

的摇曳，从五月的花势上看，还得了一点细节的遗韵。”<sup>129</sup>金宇澄赋予了这些植物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正是源于他内心情感的延伸。

金宇澄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他能够让花、草这些静止不动的生命在他的笔下绽放出新的生命，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很多带有动作的词语。如<绿细节>中“身旁不管是什么同伴，都逐渐认输，被它缠绕、占据、压垮，仍然是一辈子的不够。”<sup>130</sup>这些词语所映衬出的却是一种寂静的生活空间，这种寂静有时让人感觉到很冷清，但是在这种寂静之中，金宇澄笔下的植物却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温馨、充满家的温情在四处穿梭。当然，金宇澄除开以上对静止的描写外，还有对运动的描写。例如<此河旧影>中写到：

“窗栏外钉有锯齿状挡板，每个尖牙、每条缝隙里飘动白颜色纱花絮，电线杆每一根木刺、螺丝钉，飘飞蚱蜢或者白鸽的翼状纱絮，机器彻夜轰鸣，巨型通风口嗡嗡嗡嗡吞入早春河面的湿雾，唾吐一阵阵白棉纱气味，机油气味，短袖女工的气味，气味一层一层，可以分别，瞬间搅散于马路和河堤之间。”<sup>131</sup>

通过这段描述，展现了他对意象的捕捉与刻画，通过运动的元素和丰富的感官描写，构建了一个生动而多维的场景。在这段文字中，金宇澄以窗栏外的锯齿状挡板为起点，将视线引向那些飘动的白颜色纱花絮，通过飘动、漂飞等动词，生动地描写了窗外环境中的动态元素。锯齿状挡板上的纱花絮、飘飞的蚱蜢或白鸽的翼状纱絮，这些都被赋予了动感，使得整个场景变得活泼起来。通过运动描写的视角，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充满动感和层次感的工业与自然交融的场景，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感官体验。

---

<sup>129</sup> 金宇澄，<绿细节>，页 15。

<sup>130</sup> 金宇澄，<绿细节>，页 15。

<sup>131</sup> 金宇澄，<此河旧影>，《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39。

这段描写不仅具有高度的视觉冲击力，同时还通过声音和气味的描述，全方位地沉浸在这个场景中。金宇澄以其独特的文笔，让人们感受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活气息的工业场景，同时也透露出一种对生活和环境的深刻洞察。金宇澄的散文意象世界，在处理动与静的问题上似乎刚刚好，他的笔下，原本静止的空间因时间的融入而焕发出动态的美，时间与空间的流转与变换，在他的作品中达到了和谐共存的状态。杜真真在《刘亮程散文意象的诗性建构》中写道“**动态的空间与静态意象相交融，借静以表现动，也就是所谓的象的静止衬托意的流动。**”<sup>132</sup>金宇澄通过捕捉灵动性的意象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与美好，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展现在面前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无限美好。

金宇澄的散文作品，如《洗牌年代》、《回望》以及《碗》，展现了他精湛的写作技巧和对隐喻手法的深刻理解。在这些作品中，隐喻不仅浮现在文字的表面，更是深植于作品的每一个角落，从视角的转换到场景的描绘，再到意象的创造，构成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隐喻体系。在他的散文中可以发现，并不是以一个全能的叙述者身份出现，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和描述同一事件或场景。这种视角的转换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层次感和丰富性，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作者能够借助不同人物的眼睛，来隐喻地表达自己对世界、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比如，在《洗牌年代》中，金宇澄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展现了社会变革对人们生活 and 心灵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像洗牌一样，重新排列了每个人的命运和价值观。他笔下的场景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多的是承载着深刻象征意义的符号，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隐喻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变迁，意象符号构成了他作品中最为独特和引人入胜的部分。

---

<sup>132</sup> 杜真真，《刘亮程散文意象的诗性建构》（南宁：广西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15），页 31。

## 第五章 金宇澄散文的创新价值

在文学的长河中，创新是推动文学发展的不竭动力，金宇澄的散文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和创新价值，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本章将深入探讨金宇澄散文的创新价值，通过对其叙事方式、句式运用以及对城市文学的探索，揭示其散文作品在艺术特色上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意义，

金宇澄的散文在叙事方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采用了更为自由、跳跃的叙事手法。他善于将不同时空、不同角度的片段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多维度的叙事结构，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增加了文本的层次感和深度，也使得人们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联想和体验。金宇澄通过灵活的视角转换和时空跳跃，让故事在多个层面上展开，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而丰富的文学世界，这种叙事方式的创新，不仅展现了金宇澄对文学形式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也为其散文作品赋予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句式运用上，金宇澄同样展现了非凡的创造力，他善于运用独特的句式和修辞手法，使得散文语言既朴实又富有张力，他的散文充满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和深刻独到的思考，通过句式和修辞手法，将平凡的事物赋予了非凡的意义，这种句式上的创新，不仅增强了散文的表现力，也使得人们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一种独特的语言魅力。金宇澄的散文语言，既保留了传统文学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文学的创新元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

除了叙事方式和句式上的创新，金宇澄还对城市文学进行了深入探索，他将上海这种城市作为自己散文创作的背景，通过对城市人物、事物的细致描写，展现了城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金宇澄的散文中充满了对上海的热爱和眷恋，通过文字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他还尝试将传统文学与现代



城市生活相结合，创作出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学风格。散文中还融入了大量的传统元素，使得文本在具有现代性的同时，也保留了传统文化的韵味，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城市文学的内涵，也为现代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金宇澄散文的创新价值不仅体现在其独特的艺术特色上，更在于其深刻的时代意义。他的散文作品通过对城市生活的深入描绘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种种现象和问题，金宇澄的散文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通过对文字呼唤人们对生活、对人性、对城市的关注和思考，这种时代探索精神，使得金宇澄的散文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 第一节 叙事方式与句式的突破

### 一、叙事方式创新

叙事学中最基础的概念，就是将事情的发展过程逐一记录下来，叙述者再根据顺序来陈述这些事件，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通过话语进行串联，从而构成一个连贯且完整的叙事。胡亚敏在《叙事学》中写到：“就叙事文而言，叙事方式将直接关系到故事的性质，在处理同一素材时，如果人们从不同的侧面，采用不同的编排方式，或运用不同的语气，必将出现风格迥异的叙事文。”<sup>133</sup>叙事方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的立足点、观察角度以及对故事的叙述方式，都会对事件的性质和整体特征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散文而言，研究的并非是原始事件本身，而是以特定方式被描绘出来的事件，同一事件，若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便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容。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叙述方式不仅可以决定作者在创作作品时想要

---

<sup>133</sup> 胡亚敏，《叙事学（第2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18。

呈现给人们的内容，同时也能反映出作者的生活方式和对事件的看法。

金宇澄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人物，他的散文作品《洗牌年代》、《回望》、《碗》三部散文广受人们的喜爱。金宇澄不仅延续了传统散文的抒情与议论，更在叙事手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使得散文作品呈现出一种新颖而深刻的面貌。

在之前的散文创作中，传统的叙述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叙述模式通常按照时间顺序或事件发展的逻辑顺序来展开故事情节，使其呈现出一种连贯、有序的叙述结构。传统的叙述模式在散文中表现为对事件和人物进行顺序性的描述，情节发展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这种叙述方式注重故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使其能够轻松地跟随故事的节奏，理解作者的意图和表达。然而，随着文学创作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散文的叙述方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金宇澄在创作散文时，开始尝试在散文中运用非线性叙述手法，如视角的灵活转换、时空的跳跃等，打破了传统叙述的限制，这些创新手法为散文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作品更加富有层次感和深度。

作品《回望》采用了两种叙事方式：第一人称中“我”的叙述，父亲的笔迹记录以及母亲的口头叙述。例如：作品的第一章就直接以“我”的视角展开对父母的描写，第二章所有的情节时间都是基于父亲的笔记为基础进行，文中也涵盖了从父亲角度出发的叙述。在文本中，父亲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呈现，其形象如同一个若隐若现的背景，只能跟随他的足迹，从侧面一窥他独特的人生旅程。通过《回望》这部作品见证了一系列事件的起始与落幕，这些事件在各类文件资料的作证下显得越来越重要，这种第三人称的叙述手法，无疑为文本的内容叙述注入了灵活性，使得事件的发展能够从一个更加宽广的视角中得以展现。第三章

以我“我曾名姚志新，一九二七年生于上海市南市麓竹弄。”<sup>134</sup>这样的开篇解释了是以母亲的视角进行口述的。与此同时，这些叙述方式巧妙地融合了大量的书信和照片，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并为其赋予了鲜明的非虚构特质。通过阅读这部散文，不仅能够深入了解金字澄父母的成长历程，还能观察到在这个时代洪流的冲击下，一个个幼小的生命如何坚韧地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篇章。

在作品《碗》中，金字澄的叙事风格更加注重于记录的真实性。在〈碗——北方笔记〉的篇章里，一群曾是知青的老人家们再度聚首，共同商议重回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然而，在金字澄眼中，这一切却带着一种深深的讽刺，那些曾经的经历者们似乎已然遗忘了真实的过去，此时此刻，只有身旁的小英的女儿独自前来祭扫她从未见过却在此地丧命的母亲。金字澄以“其实长夜如磐，人的一生是有悔的，然而肠子悔青，同样无人理会。”<sup>135</sup>来表达自己的明确立场，他坚决反对美化和遗忘历史。金字澄曾在访谈中说道：“知青生活让我有东西可写，但对于整一代人来说，有这类回忆和经历是不应该的，在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曾经熟悉的生活方式，被一点一点的远离和改变，应该是一种更深刻的痛苦。”<sup>136</sup>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他始终牢记在心，并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真实地记录那个年代的人和事，还原了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杰出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对社会生活艺术美感的反映，更应该能够传达出作者对于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独特见解和深刻体验，从而给人们带来了审美上的愉悦感受。金字澄在〈春〉中提到“四季里，春是最好的，它的变化是点滴之中的羞涩，如纸面上慢慢清楚的画意，由简至繁，一笔添上浅浅的半笔，很节制，很懂简单和缓慢的道理。”

---

<sup>134</sup> 金字澄，〈上海·云·上海〉，《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161。

<sup>135</sup> 金字澄，〈碗——北方笔记〉，《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98。

<sup>136</sup> 钱文亮，〈“向伟大的城市致敬”——金字澄访谈录（上）〉，《当代文坛》，2017年6月19日，第3版。<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619/c405057-29348717.html>。上网检索日期，2024年11月22日。

<sup>137</sup>金宇澄将生活中稍纵即逝的虚幻景象赋予了线条与感官的实在感，让春天展现出多样化、鲜活的特质，而非单一刻板的描绘。其对春天的勾画，需要人们去细心捕捉春天的蛛丝马迹，深深品味它所带来的美好感触，其真实面貌也总是若隐若现、难以捉摸。金宇澄对春天喜爱不仅仅是一幅含蓄羞涩的画卷。这种将绘画的美、含蓄的美与情感的美完美融合的笔触，使得作品弥漫着浓厚的诗意与画意，为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审美。

除此之外，金宇澄在塑造形象上也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方式。以《洗牌年代》中的〈绿细节〉他对葫芦藤的描写为例：“葫芦藤，等于连续剧的一个梗概，上一集皇后因大臣的干预泪流满面的画面，在藤上还看得见，那应该是昨天播的，花瓣残黄，茎还是发绿。”<sup>138</sup>这样的比喻，将葫芦藤的外形与电视剧的情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令人拍案叫绝。人们在惊叹于作者出人意料的比喻之余，也不得不为其形象的逼真与内在的契合所折服。金宇澄擅长运用新颖独特的形象来吸引和感染那些具有鉴赏眼光的人们，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与众不同的审美体验。

金宇澄的散文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审美上的愉悦，更在人的灵魂深处产生了净化作用。在〈嚎叫〉的结尾部分他提到：

“一位热爱俳句的老教授，喜爱一种习惯，每临湖畔夕照，就吟哦经典，对准落日高声朗诵之后，他得了老年痴呆，最后糊涂到吃屎的地步，但电影结尾有一个细节——孙子领他走到湖畔的老地方欣赏落日，当他看到久违的平静湖水，一轮即将沦落的夕阳，他忽然如一头困兽，一只受伤老狼那样断断续续，语焉不详地大肆嚎叫起来。”<sup>139</sup>

金宇澄对这一幕的描绘十分的感人，当老教授身患重病，遗忘了世俗的

---

<sup>137</sup> 金宇澄，〈春〉，《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251。

<sup>138</sup> 金宇澄，〈绿细节〉，《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18。

<sup>139</sup> 金宇澄，〈嚎叫〉，《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182。

纷扰，解脱了尘世的束缚后，他唯一能回忆起的是那个充满青春热血的自己。作品并未表现对死亡的恐惧，反而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忧郁。因此，当他以一个纯净的个体身份再次踏入那个地方时，周围的环境深深触动了她，唤醒了埋藏已久的内心声音。他们通过作者营造的艺术氛围和文中老教授的行为，领悟到人生的坎坷与命运的无常，并意识在这个喧嚣的社会中，对生命最本质的精神追求才是人生的真谛与存在的意义。

在文学创作中，金宇澄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脱颖而出，他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摒弃了那种按顺序发展的故事情节。相反，他采用了更为自由、跳跃的叙事手法，将散文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金宇澄善于融合不同时空、不同角度的片段，这些看似零散的元素却在他笔下被精心编织成一个多维度的叙事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幅立体的画卷，从不同的角度展现着故事的全貌，仿佛置身于一个错综复杂的时空迷宫之中。这种创新的叙事方式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层次感，还使得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张力，金宇澄的这种叙事手法，无疑为散文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性。他的作品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线性发展，而是向着更为广阔、多元的叙事空间拓展。这种敢于突破的精神，使得金宇澄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独树一帜。

## 二、句式独具匠心

在之前的散文创作中，句式多采用平常的简叙方式，语言表述相对平实，缺乏鲜明的地域特色或独特的语言表达，这种写作风格虽然简洁明了，但难以突显出地域的文化韵味和艺术特色。在之后的创作中，他的散文时常会出现沪语这样的方言，沪语即上海方言，但这里的沪语是作者情感过渡的媒介。金宇澄认为“方言它是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是生生不息的声音，我喜欢上海话，但是我特别喜欢各地的方言，

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哪怕是一个盲人，你就知道它的分别，这个才是重要的。”<sup>140</sup>他在散文作品中运用了许多沪语进行文学创作，为人们呈现出了一幅生动鲜活的老上海画卷，使得来自各地的人们都能深刻领略到纯正的上海文化与魅力。这种写作方式对于推广沪语方言和上海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金字澄的句式写作方面的探索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琴心》中，毛老师发烧时胡言乱语：“……开枪嘅！开枪嘅……死脱交关（许多人！死脱交关人！）。”<sup>141</sup>当老杨听到小提琴声激动时，他开始用上海话说：

“好！交关好！霞气好！交关、霞气，上海话非常之意，众多青年仿佛见到一只昆虫直立起来，很是吃惊，你讲什么？老杨！你讲啊！上海话，老杨说，我上海人，老杨说，啊，你就讲上海话，不要紧，讲好了，以前做什么的？讲上海话吧，我，老杨羞涩说，我老早勒浪工部局乐队，拉了几年凡娥铃，“勒浪”：沪语“在”。“凡娥铃”：上一辈对小提琴的旧称。”<sup>142</sup>

另外在《锁琳琅》中，描述阿强理发店的钱时用了“五爪金龙”一词，将抵挡妓女称作“煤饼”，还有在公交车上和女人搭讪时说的：“这么多物事，拎到啥地方去？对方不说话，问之再三，她低头顿了顿轻声道，是衣裳，去汰衣裳。”<sup>143</sup>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全部使用了地道的上海方言，叙述中也频繁运用了上海的俗语名词，使得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上海风情。这种自然而然地使用上海话的方式，也充分展现了金字澄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身份。在这些文学作品中，金字澄原汁原味地运用了上海方言，未做任何改动。同时，为了便于人们的理解，他还对某些词汇进行了解释。

---

<sup>140</sup> 顾文豪，〈金字澄：离开了上海才更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上海有多好〉，《凤凰新闻：凤凰网文化》2018年8月24日，第1版。<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8gE4qdNaTWYvWGJkvmk42A--BVr7VRFXCdpOTQJSz5C0>。上网检索日期，2024年11月22日。

<sup>141</sup> 金字澄，〈琴心〉，《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49。

<sup>142</sup> 金字澄，〈琴心〉，页56。

<sup>143</sup> 金字澄，〈锁琳琅〉，《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101。

如何保留方言特色的同时还能够确定人们所理解，这是沪语写作所面临的一大挑战。然而，金宇澄的散文作品中却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的散文作品中融入了沪语的思维，经过巧妙地调整，即使北方人们在阅读时也能够很好地理解。由于上海方言对南北方人来说可能存在理解障碍，金宇澄在小说中特别注重消除这种语言隔阂。他有时会直接写出方言词汇及其对应的普通话意义或者提供一个方言词汇和普通话的发音方式，以确保人们能够顺利阅读并理解作品的内容。在〈上下肢〉里：“上海人称外国人“外国赤佬”、“红头阿三”、“红眉毛绿眼”、“罗宋瘪三”、“矮东洋”等。”<sup>144</sup>在〈在愉快与期待中〉有段时期，金宇澄有意向人们介绍一些上海女性的独特习惯，特色是她们对“死”这个词的独特运用。在上海方言中，女性常用“死人”或“死腔”来责骂他人，这既表达了愤怒和谴责，同时也可以用在亲密或撒娇的语境中使用。例如〈在愉快与期待中〉有段这么描述：

“上海的普通家常女人，完全不是一般附会的 30 年代月份牌、40 年代摩登旗袍形象，满脸满身有人间的烟火，她们常用“死人”、“死腔”口头禅，凭其声气的强弱软硬，判断她们是表示愉快，还是愤怒。”<sup>145</sup>

金宇澄在其作品中巧妙地运用了上海话，展现了上海人独特的方言魅力。作为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话与这座繁华都市之间有着紧密而深远的联系，为了确保南北方人们能够顺利地理解他的作品，金宇澄采用了方言与普通话相结合的叙述方式。这种独特的手法不仅使更多人能够轻松读懂他的散文，还为作品增添了更多的活力和深度。同时，这也为外地人和海外留学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让他们能直观地感受到上海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鲜明差异和独特魅力。

相较于金宇澄的《洗牌年代》，《回望》和《碗》这两部作品在沪语的应用

<sup>144</sup> 金宇澄，〈上下肢〉，《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145。

<sup>145</sup> 金宇澄，〈在愉快与期待中〉，《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133。

上确实有所减少，但金宇澄依然巧妙地将沪语融入到对话和叙述之中。在《回望》里，沪语作为对话的一部分，为人们展现了上海人独特的交流方式和生活气息。而在《碗》中，虽然沪语的使用较为节制，但在关键的对话和叙述环节，它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故事增添了地域色彩和文化底蕴。这样的语言运用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让人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上海人的风土人情。

在《回望》这部散文中，沪语主要作为对话语言出现，字里行间弥漫着浓厚的上海风情。这些对话让人们仿佛置身于上海的街头巷尾，感受着这种城市独有的韵味。

“记得那时我养了一只兔子，最后走遍附近南昌路、巨鹿路、襄阳路小菜场，竟找不到一张菜皮，最终让它死去。祖母摸着细瘦的兔子说：‘僚阿晓得？伊（小兔子）去月里味，僚阿相信？八月十五僚望一望味？’”<sup>146</sup>

“沈家腌货行的老账房应声道：‘回沈少奶奶，店面早就盘把镇东陈老太爷了，僚一滴滴呀弗晓得味？！’”<sup>147</sup>这两段充满生活气息的描写，不仅展现了上海人独特的语言风格，也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上海风情。

《碗》这部作品中，沪语被用作叙述语言，但基本上都是以普通话的形式呈现，这样的写作方式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阅读，例如：

“姑姑表示说，在她心里，是最晓得小英的，她知道远方的小英，常会来上海。”<sup>148</sup>

“于是姑姑落跪，真诚祷祝再三：嫂嫂！小英，你有冤有仇，我全部晓得，现在，你先家去好吧？！”<sup>149</sup>这样的叙述既保留了沪语的特色，又确保了人们能够顺畅地阅读和理解故事。

<sup>146</sup> 金宇澄，〈黎里·维德·黎里〉，《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132。

<sup>147</sup> 金宇澄，〈黎里·维德·黎里〉，页141。

<sup>148</sup> 金宇澄，〈碗——北方笔记〉，《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19。

<sup>149</sup> 金宇澄，〈碗——北方笔记〉，页24。



金字澄在其散文作品中巧妙地融入了大量的沪语元素，这种独特的文学创作手法为其展开了一幅细致而生动的老上海风情画卷。他不仅捕捉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日常细节和生活韵律，还营造了一种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在他的笔下，上海的街头巷尾、人情世故都以一种极具韵味的方式呈现出来，仿佛能够穿越时空，亲身感受那个时代的风貌，金字澄通过对沪语的运用，更加直观地体验到了上海方言的独特韵味和表达方式。

## 第二节 金字澄对寻根城市文学的探索

邹军在〈关于城市文学的一些思考〉中提出：“所谓的城市文学应该是一种从城市的视角出发，审视城市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简单地将城市视为人的生活场域的艺术表达。也就是说，在城市文学中，重要的是以城市为立场，而非以城市为背景。”<sup>150</sup>城市文学，作为城市性格与精神的载体，在金字澄的笔下焕发除了别样的光彩，尽管他曾有八年的下乡知青经历，但上海这种城市始终是他灵魂的栖息地。金字澄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将上海的城市风貌、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情感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得他笔下的上海成为了一种个性化的存在，既承载着历史的沧桑，又映射除时代的变迁，展现出一种寻根的城市文学魅力。

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文话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逐渐与乡土文学分庭抗礼。如李洁非在《城市像框》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

“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城市的时代，城市社会是当下中国社会的轴心，城市文化是当下

---

<sup>150</sup> 邹军，〈不可置换的城市幽灵——关于城市文学的一些思考〉《艺术广角》2024年第1期，页99。

中国文化的轴心。按照以往，中国的社会轴心以及文化的轴心都是乡村，这种典型的农夫生活跟城市甚至跟从未见过的城市而保持到了最后，而每个城市人却都会以各种方式跟乡村保持着直接的关系。”<sup>151</sup>

在这一背景下，城市文学逐渐崭露头角，吸引了众多作家与评论家的目光，上海，作为拥有完整城市特征的地域，更是成为了城市文学创作的热土。金宇澄便是这边土地上深耕细作的代表作家之一。

金宇澄的早期创作虽然聚焦于知青生活，但他从未将自己局限于知青作家或乡土作家的标签。相反《繁花》的出版，让他以城市作家的身份崭露头角，他深知自己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达者，致力于创作寻根的城市文学。金宇澄曾在访谈中表示：“我们已到了一个重点书写城市生活、在城市寻根的时代了，只是背景上还有大量农村的路要走。”<sup>152</sup>他观察到，尽管乡土文学常被奉为文学的根基，但城市文学却常受忽视，甚至被贴上奢靡与浮华的标签。作为城市人的金宇澄，对城市有着更为复杂而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城市充满了暧昧与深邃，亟待人们去揭示其真实面貌，这与当前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也是寻根城市文学的重要使命。

随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成为移民的聚集地，二三线城市居民数量不断增长，城市日益繁荣，生活节奏加快。城市，已经成为作家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城市文学的发展也显得尤为迫切，其核心任务，在于探寻和表达城市生活的本质。金宇澄正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以此来描绘了城市生活的变迁以及城市如何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舞台，从而实现了对城市文化的挖掘与致敬。

---

<sup>151</sup> 李洁非，《城市像框》（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页9。

<sup>152</sup> 陈丽萍，〈金宇澄：乡土文学在中国已经无根可寻了〉，《经济观察报》2018年12月24日，第33版。<https://epaper.ceo.com.cn/epaper/index.html?qid=901>。上网检索日期，2024年11月23号。

## 一、在城市文学中寻根

金宇澄视上海为自己的故乡，他这座城市出生，度过了纯真无邪的童年和青春懵懂的少年岁月。尽管曾短暂离乡，但这份疏离却愈发增强了他对上海的深情与归属感，这位对上海满怀深情的作家，总以谦卑之心描绘这座城市，他坦言自己所展现的仅是上海万千风貌的冰山一角。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乡土文学便一直是文学创作中的主流，而城市文学则处在边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不断的发展，城市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开始成为了作家们探究的对象。”<sup>153</sup>

金宇澄的作品不仅仅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录，更是对城市化进程中个人经历和记忆的深刻反思，城市不仅是物理空间，同时也是文化、历史和情感的交汇点。

金宇澄在与顾村言的访谈中说道：“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城市都需要快速的改变，但是上海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有城市遗产的独特城市，所以说上海应该在这个城市化的改造中，最能体现出大量精致的细节。”<sup>154</sup>作为拥有非凡经历的作者，他的记忆不仅携刻着一座城市的变迁，更与深邃的历史紧密相连，这份独特的经历在众多作家的笔下都有所反映。金宇澄也不例外，他的作品同样受到了这些宝贵记忆的启迪。正如《回望》中所写的那样“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sup>155</sup>

---

<sup>153</sup> 陈丽萍，〈金宇澄：乡土文学在中国已经无根可寻了〉，《经济观察报》2018年12月24日第33版。<https://epaper.eeo.com.cn/epaper/index.html?qid=901>。上网检索日期2024年12月3日。

<sup>154</sup> 陈若茜，〈海上“繁花”：对城市的绘写、设计其实都与情感相关〉，《澎湃新闻：艺术评论》2019年5月22日第1版。[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9635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96352)。上网检索日期，2024年11月23日。

<sup>155</sup> 金宇澄，〈我们回望〉，《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346。

金宇澄关于上海的书写，主要围绕三大主题展开：首先是他根据母亲口述整理而成的纪实性回忆录。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成立，为这座城市赋予了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上海大时代的序幕，自此，上海逐步迈入了现代化都市的行列。在金宇澄母亲的童年记忆里，一家人曾居住在名为风声里的地方，那些温馨的画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几个“镜头”一直留在眼前：我躺在床上，捧着奶瓶吸奶（奶粉冲的奶）；睡在父亲脚后，父亲常让我帮他把长裤脚管拉直；带我坐黄包车；“一起去四马路吃喜酒，买风琴，去南京路‘抛球场’中国国货公司，买深深淡淡的棕色羊毛外套。”<sup>156</sup>

其次，是他亲身经历的上海生活点滴，金宇澄的〈此河旧影〉深刻的刻画了沪西苏州河畔工厂工人与船民的平凡生活：“每当日光爬到长寿路桥堍，沪西一带男工女工，已经踏上苏州河的大小桥梁。”<sup>157</sup>对船家来说“与长期行走岸上、俯观河景的市民不一样，苏州河于梦中，于现实印象里，也就是各种桥洞，红漆涂写的大小水位记号，陡峭灰冷的河堤，系缆铁环锈湿滑腻，工厂烟囱插入云天。”<sup>158</sup>在这部作品中，上海褪去了繁华的外衣，展现出普通人为生计奔波的真实面貌，他们无暇顾及及苏州河的美景，只为生活而忙碌。

最后，是他在东北插队时期对上海的深情回忆与书写。尽管那段岁月他与上海远隔千山万水，但上海的元素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他的心弦，《碗》这部作品讲述了知青们在东北的艰辛岁月以及他们数十年后重返农场的深情回忆。故事虽以东北为背景，但主角们却是地道的上海人，他们的言谈举止、生活细节无不透露出上海的独特风情。例如：“小英的尸体，也临时停放于这静寂无人的所在，蒙头盖

---

<sup>156</sup> 金宇澄，〈上海·云·上海〉，《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165。

<sup>157</sup> 金宇澄，〈此河旧影〉，《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38。

<sup>158</sup> 金宇澄，〈此河旧影〉，页40。

着她的细花棉被，能看到她在被口上紵有的一条 414 毛中，这是上海人的习惯。”<sup>159</sup>这一细节正是上海人生活的体现，描绘东北与上海的文化差异时，金宇澄巧妙地捕捉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使两地的文化特色跃然纸上。

“路面冰冻如镜，常见当地女子身背婴儿，在亮闪闪的大街上骑车穿行，而不少上海女青年走个两三步，就要滑倒，相当狼狈，也其乐融融，当时上海出品的黑布面松紧鞋，或灯芯绒面的系带棉鞋，蚌壳棉鞋，都采用一种白塑料鞋底，极易打滑。”<sup>160</sup>

由于东北地区天气苦寒且多雪，当地人因此磨练出了在冰面上行走自如的技能。相比之下，上海罕有降雪，因此在制作棉鞋时，防滑的需求并不在考虑之列。

## 二、致敬伟大的城市书写

随着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城市日益壮大，但乡村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仍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尽管许多中国人身体已经进入了城市，但他们并未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并未被城市完全接纳，这使得他们的精神依旧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游走不定。第二：对于那些在乡村长大但后来迁入城市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的记忆、生活习惯以及社交方式等都与乡村有着深厚的联系。在王莹的《论金宇澄创作的记忆书写》中有提到<sup>161</sup>可以看出乡村的贫困记忆激励他们在城市中奋力“乡村的贫困记忆推动他们在城市中努力奋斗，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获得经济上的回报，而乡村美好的回忆支撑他们应对现实的困境。”拼搏，期盼着有朝一日能获得经济上的回报，而乡村的美好回忆则成为他们面对现实困境的精神慰藉。然而，这些美好的记忆往往经过美化与筛选，只保留了人们愿意铭记的部分。

---

<sup>159</sup> 金宇澄，〈碗——北方笔记〉，《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 11。

<sup>160</sup> 金宇澄，〈碗——北方笔记〉，页 39。

<sup>161</sup> 王莹，《论金宇澄创作中的记忆书写》（江苏：扬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1），页 43。

与此同时，现实确实乡村逐渐衰落，那些期望从城市中获得回报的人最终选择留在城市，享受城市带来的丰富资源。以上海为例，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的迅猛发展让这座城市重拾自信，在此背景下，一股怀旧风潮悄然兴起，人们开始唤醒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记忆，一次增添上海的自信与魅力。

金宇澄这位在上海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正处于两种思想观念的交汇之处：一方是那些身居城市却心系乡土，难以融入都市生活的人们；另一方则是那些依托 20 世纪 30 年代的辉煌来吸取虚幻自信的人们。在这样的背景下，金宇澄致力于探索一条独特的路径，以向这座滋养他的城市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试图通过作品展现上海的真实面貌与复杂内涵，让他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这座城市。

上海的城市韵味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弄堂与街道之中，金宇澄对弄堂情有独钟，认为弄堂里弥漫着一种朦胧而神秘的氛围，他在作品中描绘出 1990 年代上海繁华背后，老式弄堂中那些平凡而温馨的生活画面：“缠绵之际，洗头妹们多数溜到阿强的三层阁嬉戏，吃阿强菜橱里的盐水毛豆，躺在床上，翻他的抽屉，看阿强历届女友的定情照片，吃他的苔条酥、鸡仔饼等小食。”<sup>162</sup>这段文字生动地展现了老式弄堂里的日常生活，洗头妹们在阿强的弄堂里嬉戏打闹，享受着美食，翻阅着他的私人物品，这一系列的动作透露出她们轻松自在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反映了弄堂生活的亲密与和谐。金宇澄对这些细节的刻画，让人们感受到弄堂生活的自由惬意，也彰显了上海弄堂的独特魅力。

此外，〈穿过西窗的南风〉这部单篇章节中，还探讨了南北地域穿衣打扮的差异，例如：

“上海流行的时髦上衣趣味，是以拥有拉链翻领运动衫为荣，必须三到五间一并穿着，以

---

<sup>162</sup> 金宇澄，〈锁琳琅〉，《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 97。

领口的层层叠叠为美，裤装就如她的款式，推崇细瘦的黑或灰卡其布裤管，绽露内里三公分内的运动裤脚，配套各色尼龙袜与一种白色乒乓球鞋。”<sup>163</sup>

他们将原本宽松的裤子改造成时尚的鸡腿裤，这一做法起初遭到北方青年的排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获得认可。同时，南方青年也开始尝试着北方的服饰，队长妻子与知青们交换被面的行为则进一步促进了南北时尚文化的深度交流与融合。

上海的魅力远不仅在于物件和生活习惯，那些路标更是构成了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灵魂。“‘凤生里’是位于今长治路、东大名路之间的一大片典型上海弄堂，两个出口，‘老宝凤’近第一个弄口。”<sup>164</sup>这样的地理位置描述不仅生动具体，更为后续提及的银楼生意兴隆埋下了伏笔。这些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人们深入解金宇澄母亲生活的重要线索，通过它们，人们能够窥见金宇澄母亲的生活状态，进而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鲜活而立体的上海形象。

---

<sup>163</sup> 金宇澄，〈穿过西窗的南风〉，《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24。

<sup>164</sup> 金宇澄，〈上海·云·上海〉，《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164。

## 第六章 结语

金宇澄在散文的创作上独树一帜，他巧妙地超越了五四以来以自我表现、个性彰显为核心的欧化散文范式，深入汲取了周作人、朱自清等先辈散文家的理论精髓，并在次基础上勇于探索与实践，实现了在传承中的创新。他的散文世界广阔无垠，从宏观的宇宙探索到微观的苍蝇探索，无一不包，无一不涉。金宇澄在创作中始终秉持着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将个人情感融入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与对自然的深情描绘之中，构建了一个既富有哲理深度又紧贴生活脉搏的散文天地。这样的创作不仅展现了金宇澄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艺术视角，更为当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金宇澄的散文创作，无疑是对以史为镜，以人为本这一理念的深刻践行。他不仅以文学为媒介，跨越了历史的长河与现实的界限，让过往的烟云重新焕发生机，还以独特的文笔勾勒出人性的多维面貌，使历史不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相互映照的生命体验。这种将历史人性化、生活化的尝试，不仅丰富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也深化了人们对自身存在与历史脉络之间联系的认识。

其散文风格更是独树一帜，是他对传统与现代文学精髓兼收并蓄的结果，他既保留了传统散文那份超脱与意境之美，让人仿佛漫步于古典园林，感受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不失时机地融入现代文学的创新精神，运用新颖的表现手法，使得作品在保持古朴典雅的同时，又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这种古今交融的艺术探索，不仅展现了金宇澄作为作家的深厚学养与敏锐感知，也为当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金宇澄在叙事技巧上巧妙地运用了非线性叙述手法，如视角的灵活转换、时



空的自由跳跃，彻底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框架束缚，为人们构建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阅读空间。这种叙事策略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也让故事的展开更加贴近人类思维的复杂性和跳跃性，进一步提升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

他的叙事风格还蕴含着对记录真实性的执着追求，他不仅仅是在讲述故事，更是在力求还原生活的本真状态，无论是历史的沧桑巨变，还是个体命运的细微波动，都在他的笔下得到了真实而深刻的反映。这种对真实的坚守，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与感染力，也体现了作者作为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金字澄的散文作品不仅提供了宝贵的文学财富，更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和爱好者能够加入到金字澄散文研究的行列中来，共同挖掘其更为丰富的艺术宝藏与思想精髓，让金字澄的散文在文学的殿堂里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 参考文献

### 一、专书

1. 高慧斌,《如何阅读与思考:中国当代作家、学者访谈录》,大连:大连出版社,2023。
2. 余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 张国俊,《艺术散文发展论》,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9。
4. 陈剑晖,《诗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论体系与文化话语建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5. 金宇澄,《洗牌年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
6. 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 陈阳,《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8. [英]I. A. 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9. 朱光潜,《谈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10. 汪洋,《语文修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11. 黄展人,《文学理论》,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12. 金宇澄,《回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3. 金宇澄,《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14. [德]Martin Heidegger,*Holzwege*,Klostermann,2003。
15.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16. [法]Dominique Desjeux,*Les sciences sociale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4。
17. [法]多米尼克·戴泽著,彭郁译,郑立华校,《社会科学》,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5。

18. [法]Tzvetan Todorov,*Poétique de la prose*,editions du seuil,1980。

19.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著，侯应花译，《散文诗学：叙事研论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20. 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象征主义·意象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1. [英]Peter Austin Jones,*Imagist Poetry:Penguin Classics*,Penguin UK,2002。

22. [英]彼德·琼斯著，裘小龙译，《意象派诗选》，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23.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24.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5. 胡亚敏，《叙事学（第2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6. 李洁非，《城市像框》，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 二、期刊论文

1. 张颖,〈“虚构/非虚构”之外的叙事“回望”——以金宇澄的《洗牌年代》《回望》《繁花》为例〉,《太湖》2021年第1期,页127-130。
2. 李琪珉,〈论金宇澄回望的叙述视角〉,《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页110-115。
3. 杜宁馨,〈论金宇澄的“在体化”写作——以《碗》为例〉,《阴山学刊》2021年第1期,页19-23。
4. 王妍妍,〈个人记忆下的革命与生活史——试析金宇澄《回望》的历史书写〉,《宿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页65-69。
4. 丁茜茜,〈推开空间的门——读金宇澄的回望〉,《上海文化》2017年第7期,页48-53。
5. 王进,〈似断实连的艺术画卷——谈散文画面的组接技巧〉,《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页117-120。
6. 潘华琴,〈意象:记述经验的符号——I·A·理查兹的意象观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页45-50。
7. 邹军,〈不可置换的城市幽灵——关于城市文学的一些思考〉《艺术广角》2024年第1期,页98-105。

### 三、学位论文

1. 王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类型研究》,吉林:吉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2010。
2. 李琪珉,《金宇澄散文的炼金术》,安徽:安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论文),2019。
3. 杨珂,《金宇澄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江西: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3。
4. 王莹,《论金宇澄创作中的记忆书写》,江苏:扬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1。
5. 满思言,《论金宇澄的小说创作》,辽宁:辽宁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2。
6. 耿蕊,《南方与北方-金宇澄小说的地域书写》,黑龙江: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硕士论文),2021。
7. 胡祯芳,《金宇澄的上海书写》,陕西:陕西理工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0。
8. 周叙辛,《金宇澄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重庆:西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1。
9. 晏静,《于坚散文的地域文化书写研究》,贵州:贵州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23。
10. 杜真真,《刘亮程散文意象的诗性建构》,南宁:广西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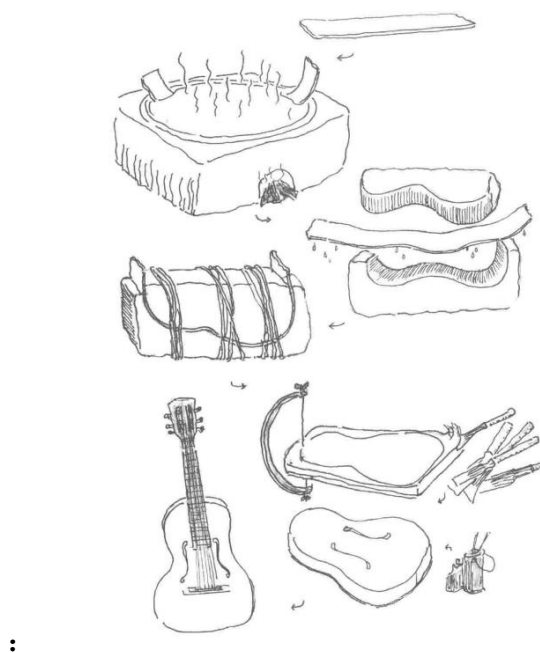
#### 四、访谈

1. 柏林，〈金字澄：我一直懂得个人的作用非常弱小〉，《青年作家》2018年7月13日，第6期。<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713/c405057-30145818.html>。
2. 钱文亮，〈“向伟大的城市致敬”——金字澄访谈录（上）〉，《当代文坛》，2017年6月19日，第3期。<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619/c405057-29348717.html>。
3. 顾文豪，〈金字澄上海记忆从东北开始〉，《北京青年报》2018年8月22日，第6版。[https://epaper.yinet.com/html/2018-08/22/content\\_300404.htm?div=-1](https://epaper.yinet.com/html/2018-08/22/content_300404.htm?div=-1)。
4. 顾文豪，〈金字澄：离开了上海才更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上海有多好〉，《凤凰新闻：凤凰网文化》2018年8月24日，第1版。<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8gE4qdNaTWYvWGJkvmk42A--BVr7VRFXCDpOTQJSz5C0>。
5. 陈若茜，〈海上“繁花”：对城市的绘写、设计其实都与情感相关〉，《澎湃新闻：艺术评论》2019年5月22日第1版。[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9635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96352)。

## 五、新闻

1. 石岩,〈金字澄: 历史容易板结, 回望可以“翻松”〉《南方周末》2017 年 1 月 19 日, 第 1 版。<https://www.infzm.com/contents/122458?source=131>。
2. 张英,〈金字澄: 汇聚无数渺小个体的宏大叙事〉,《中国作家网(作品)》2023 年 9 月 13 日, 第 9 期。<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913/c405057-40076873.html>。
3. 冷梅,〈金字澄: 在有限的视野里发现无限〉,《中国作家网(青年报)》2019 年 4 月 8 日。<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408/c405057-31017368.html>。
4. 陈丽萍,〈金字澄: 乡土文学在中国已经无根可寻了〉,《经济观察报》2018 年 12 月 24 日, 第 33 版。<https://epaper.eeo.com.cn/epaper/index.html?qid=901>。

## 附录 1



### 1974 年吉他自制的流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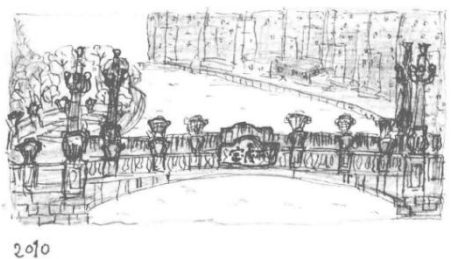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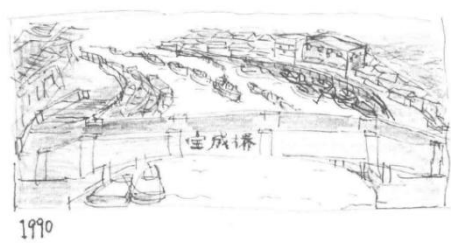
图 1-1 洗牌年代〈琴心〉



1964 年上海北站洗脸刷牙的柜台

图 1-2 洗牌年代〈上海人困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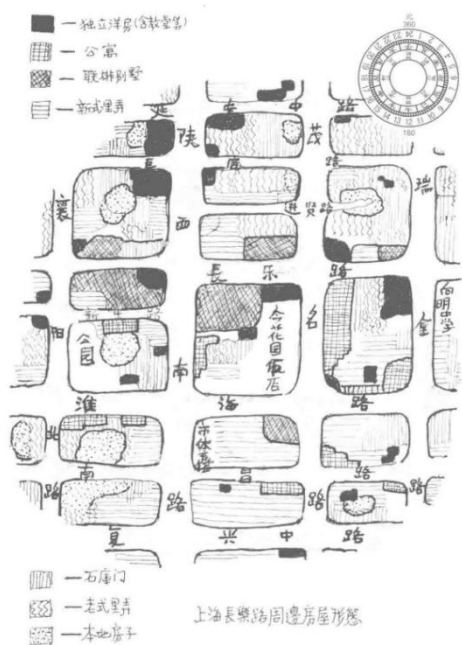




泸西桥景 A/B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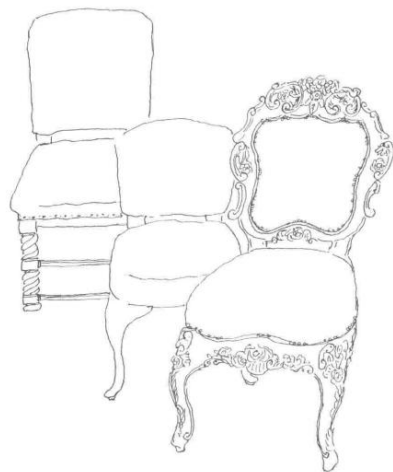
金字澄手绘苏州河的泸西桥景色

图 1-3 洗牌年代<洗牌年代>



2015 年上海长乐路周边房屋的彩色俯瞰图

图 1-4 洗牌年代<嚎叫>



2003 年非折叠式躺椅时代

图 1-5 洗牌年代<雪泥银灯>



《碗--北方笔记》

古井

## 附录 2:

金宇澄母亲说外祖父开店在提篮桥茂海路的风生里，位于现在的长治路和东大名路之间。查阅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 1935 年上海地图，现在的长治路与东大名路在当时为电车路，按金宇澄母亲所回忆的店铺“近第一个弄口”。结合外祖父所说对面为巡捕房，可大致确定“老宝凤”位于此处，此处有电车，又位于弄堂口，生意自然要好。



图2-1 祖父家位置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金宇澄母亲一家避难到了“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福履理路”。从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 1935 年上海地图上来看，这里与之前的家距离很远，且靠近法租界边缘，和母亲所回忆的往南走是农地和坟地十分吻合。



图2-2 金字澄母亲家位置

金澄母亲的大哥这时在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上学，每天走路来回，回家都比较晚，此地位于英租界，经查阅老地图与现代地图，可以看出这里与家里距离大概有五公里，走路大概要一小时左右，所以大哥回家会很晚。之后母亲家又搬到了劳勃生路与小沙渡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处，经查阅中华地图学社出版 1935 年上海地图，基本确定店铺的位置，和母亲回忆的一样，此处位于苏州河边，租界边缘，近城郊，有许多工厂，地理位置好，生意也就不错。



图2-3 抗战胜利后金字澄母亲家位置